



帝里明代人文畧 卷三卷四卷五

第二册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三目錄

品外

陳遇

宗可考詳尙書陳恭以下

王顯

宗未考

王元吉

宗未考

大學士諸宗

楊右丞憲一宗

宗未考

楊憲

張文僖公益一宗

張豫 張益 張翊 張翔 張晉 張翹

張琮 張恕 張志 張愨 張啟儒

俞太子少保綱一宗 宗未考

俞綱

程大學士國祥一宗

程國祥 程上

尙書諸宗一

張尙書銘善一宗 宗未考

張銘善

周尙書時中一宗 宗未考

周時中

周尙書禎一宗 宗未考

周禎

陳尙書恭一宗

陳遇 見前 陳恭 陳中復 陳孟 仁廟諱

周尙書瑄暨經一宗

周瑄 周經 周紘 周膏 周雲峯

鄒尙書幹一宗

鄒濟 鄒幹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三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陳遇

陳靜誠先生遇字中行金陵人天資沉粹篤學博覽至正中授江東明道書院山長温州路教授元末棄官歸安淡守約自名靜誠人稱之曰靜誠先生先生每日焚香拜天願早生仁聖以救創殘高

皇帝定金陵訪人才有薦者上卽日御書稱中行
先生以伊呂孔明濟世安民起之旣見上與語大
悅禮待日隆凡三幸其第命以官輒辭不受上每
稱之以先生生旣卽位問保國安民大計先生以
不殺人薄斂任賢對再除翰林學士固辭不受賜
輿一乘衛士十人嘗以密命使兩浙稱旨賜金除
禮部侍郎又固辭會疾醫療頻至疾愈人謝上望
見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尙書又固辭上自是不
煩以務曰朕不强卿以官成卿之高每從容燕見

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仁慈事先生
溫良謹恪人有過被上譴力爲解上喜其誠篤每
聽其言嘗曰卿老矣有子可帶刀衛朕公亦固辭
及卒上慟悼親爲文以祭賜賻祭葬鐘山加東園
秘器先生卒年七十有二

青岩路氏曰有明開國大功無以金陵一人傳者
幸有靜誠先生一碩老固足以鎮一代之人文矣
高皇帝龍興驅策一世人才莫不弭首下心以爲
之用而獨不能下先生他不受官不相下者莫不

駢首就戮而于先生若在所當然有不必定下之使服官者則先生之爲道其何如者也先生之于高皇帝不下心受官而未嘗不深爲之用其深爲之用者完我焚香拜天願生仁聖之誠其不受官以終者或以旣仕元則義無二君乎夫果義如是也抑已加于青田劉公固多矣

王顯

溪漁子王顯者江甯人也自雄其才往來江淮之間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

仰天拊髀苦起千載以上之人而從之遊者天台豪士林右擊劍知兵長于爲文張穀陽狂飲酒自放于詩二人皆自負高世顯游淮上當釣水濱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知其非常人也與之語異之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歡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今古根據道理識者知其非狂士不識者共職笑之或者又疑爲神仙人云顯舉若不聞適意則鮮衣怒馬見者爭觀之否則污垢短衣躡市人後市人呵之弗辭也後忽盡悔所

爲買書數千卷伏讀之爲文益奇偉伉健然恥以文章自名嘗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陸贄粗有識然不足以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爲誌載顯之父名元賓字國賓生有異徵少從名儒學藝能蓋衆體貌偉然大父昇淵故以才名著江左意不可一世而獨奇元賓賓亦伉俪自負已而知世變遂決意避世事親孝交友義善料成敗每事先預籌之不爽錙銖天台方先生嘗曰顯遠利詭隱爲一世奇士方之元賓可謂難爲父子矣

青岩路氏曰溪漁子之學當是宋陳同父一輩人而末節知藏又較同父似進乃其祖父孫三世俱才伉俪自負莫弗俱有不可一世者在乎則亦足以隱而自樂矣想國初當元明之際大江以南龍蛇鬱盤詭隱若溪漁者人應不尠以此一漁識思焉可也

王元吉

奇士王元吉金陵人也年十四歲飢與兄行糴旁

縣逢盜將劫之兄懼走匿元吉不爲動徐給而罵之曰庸縣官使我運粟許夫護送乃不至若豈防兵耶後有粟車數十輛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劇盜陳也先潘甲率數千賊索軍精城下守將伏閉門不敢出也時苒壽大夫守金陵憂不知所爲元吉輒請見苒壽進而問之元吉曰今城中無兵而盜甚悍難與之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餉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師以卒來取芻粟彼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苒壽從之旣而潘甲果自來執殺之也先失勢敗去元吉絕不以語人高皇帝定金陵鼎新元吉噤不談世事隱于醫肆久之以布衣終正學方先生爲誌其墓云

青岩路氏曰王元吉奇士誠奇士也滿腹兵機觸之卽解當鼎新之世而喜動之人忽然堅隱蓋猶夫兵機之在腹也奇士哉

青岩路氏曰承運而起者士之志也承運而弗起

者尤士之志也所謂世運莫非士之所持亦思其志之所在耳何問其起與不起哉漢興當高祖之盛而有商山之皓當世祖之盛而有嚴陵之客後世莫得而知之亦莫從而議之豈不奇乎陳遇王顯王元吉之在明初毋亦意猶是耶夫彼在當日既不自露則百世之下聞者亦焉從而品之是別之爲品外篇云

楊憲

楊右丞憲周暉金陵瑣事云憲上元人吳元年爲

參知政事洪武二年爲右丞三年伏法鄭端簡公皇明閣臣錄云洪武元年上卽皇帝位改國號曰大明故中書省左右相國爲左右丞相左右丞各一參知政事二人以宣國公左相國李善長爲左丞相兼少師統六部事三年召山西參政楊憲爲右丞陝西參政汪廣洋爲左丞十一月進封李善長爲韓國公汪廣洋護軍忠勤伯尋殺憲汪廣洋傳曰先是李丞相病廣洋以陝西參政召入爲左丞時楊憲以山西參政先召入爲右丞惡廣洋軋

已嗾侍御史劉炳劾廣洋不孝上切責之斥還鄉
憲意未已又嗾炳劾廣洋謫海南李丞相奏憲誣
大臣放肆爲奸上誅憲召廣洋還四年正月太師
左丞相韓國公李善長致仕乃以廣洋爲右丞相
胡惟庸爲左丞紀云初上下相于青田劉基首問
楊憲憲故與基厚而基謂不可上怪之基曰憲有
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
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
洋何如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基
曰此小犢將憤轅而破犁矣上曰吾之相無踰于
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
劇爲之且孤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
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後憲敗廣洋惟
庸相次敗益甚卒如基言洪武十三年遂召罷中
書省官令諸司分理天下庶務彼此不敢相壓而
事皆朝廷總之云

青岩路氏曰高皇帝革丞相府決萬世之安也危
亦在此事皆朝廷總之朝廷一日無精健天子權

落內豎矣則才相亦未易云之也楊憲雖無相器而才在高皇之所首簡其必有異乎彼其罪也以爭權無他罪此亦國初金陵所首推可大用之人尙當存之者

青岩路氏曰考通紀元至正十六年春三月高皇帝兵渡江已收金陵入城上召官吏父老論之曰元失其政兵戈並起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于是改元集慶路爲應天府得儒士楊憲夏煜孫

自

炎等十餘人皆錄用焉按此則高皇帝之得楊憲爲最早矣曰渡江之歲丙申至洪武三年庚戌計十五年此十五年中高皇帝所見天下人才不知凡幾千百而心目之間獨見一楊憲可以宰相則憲之才可知倘憲得伸其用當有可觀者乎或曰有相才無相德階之戮也奚取噫是亦憲之不逢也其當高皇之世也夫英雄之不能容英雄此病千古之所莫醫楊憲之不能容汪廣洋比于張江陵之不能容高新鄭其歸一耳張江陵得決其病

而遂以才相傳于百世楊憲不得決其病而遂以才自不能保一日時與非時其所逢也悲夫後之論者以憲戮于高皇帝竟謂憲不足論不思高皇帝其重劉青田何等乃始終無相青而田意而意在楊憲憲固未可輕也此應天國初第一人愚願論郡乘者詳之

張益 父豫

張文僖公益字士謙後號春菴江甯人幼穎異凡書過目成誦父豫早卒母倪太夫人年二十六遺

二子長即公次晉六歲時張氏家中落翁姑春秋高太夫人勉持中饋嚴課二子遣就外傳猶躬自訓勵少公而事母以孝聞年十九舉永樂十四年乙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進評事母就養京邸時公以英齡登科甲早服官而事母彌致孝敬有言皆跪對母猶時時課公以學如髫歲然宣德八年癸丑春二月致仕少保大學士黃淮因謝恩至京遂以淮及少詹事王直會試天下舉人三月廷試賜曹鼐等進士及第出身鼐乙科已任典史督所部

工匠人京疏乞試中會試第二廷試策問義禹河洛象數鼎對稱旨上親擢爲第一是歲冬上更詔合臨御以來三科進士御文華殿親試之拔其尤者鄭健等二十八人與修撰馬愉陳循林震曹鼐編修林文龔翁鍾復趙恢評事張益同進學文淵閣其優禮給賜一循永樂甲申之制仍賜御製詩以示勉勵云詩曰崇文閣乃在城北隅登高一睇望翠飛切雲衢其上何所儲千載聖賢書其下何所爲衣冠講唐虞國家久興學側待登俊儒

願此閣下人勉哉惜居諸自永樂乙未抵宣德癸丑公服職中評已十九年乃復進學文淵閣讀書中秘至正統三年戊午改翰林修撰進侍讀學士知制誥時母壽七十而家被回祿公自陳不孝所致願乞終養上惻然諭工部將抄沒太僕少卿鄧浩宅給賜之異數也十四年己巳五月命公以侍讀學士入文淵閣參機務日見委任賜金帶繡衣以寵之七月也先入寇上親征簡內閣重臣二人扈從公與曹鼐並行八月土木敗績二人死焉後

帝皇明仁人文章卷之三
七
詔贈公大學士諡文僖

青岩路氏曰張文僖公入閣甫一月考其時同在閣者曹鼐苗衷高穀公列最末北征事不得深罪以不諫但及曹鼐同行鼐言而莫傳公一言論者不無望焉愚意請止行請速回鑾當時公疏公固有名亦未可知公雖四十年朝列甫見用遂身膏草野爲良可歎然公孝子又成其爲忠臣則亦何歉于公初十九歲科名之士哉

文僖公自少精鍾王學與夏景同年及陳嗣初王孟端俱善作文寫竹後景見公作石渠閣賦出已上遂不復作文公見景竹妙絕亦不復寫竹前賢之善自推讓如是公有詩集傳世公母倪太夫人宣德中里人以其貞義上有司以聞詔旌其門初太夫人守二子益八歲晉六歲後兩支並盛益之後子翊廕大理寺左評事翔太僕寺丞晉之後孫琮宏治三年進士官至右副都御史以潔敏聞有七子俱賢長曰恕官福建僉憲亦名臣也子孫翼翼垂世迄今節母貞義之所扶光遠矣哉

外史氏曰國初風氣未漓士大夫皆有羔羊素絲之節張文僖公簪筆帝側幾四十年而官不過五呂產不過百金何其恬靜無求如此乃遭時不造身淹幕北悲哉然而忠孝大節固熙然日月矣青岩路氏曰向前科名特早而垂後家聲特長者在南京惟文僖公一宗爲重今其支裔雅馴者常著膠庠樸重者多安里宅先朝賜址在南大街孫仍尙有居者永樂之前科名之族蓋惟此一宗爲未迷其舊矣文僖公忠孝之澤其遙矣哉或曰文

僖之後以仕宦留北傳于南者皆晉之派要晉後科名雖盛賢名不少而人所以知張氏以文僖公其知公又非以學士以其致忠孝而死也忠孝之感遙矣哉

金陵名賢帖載公書一通所書爲羣英翰墨敘其文曰書六藝之一固非儒者之所專業然必儒者而後得以盡其藝焉是故先王教人俾之幼而習之蓋以其文各有義不習則無以通之也其義不通則用之有莫知其所爲用矣自蒼頡以來字體

屢變篆隸真行草楷蓋紛紛然秦之李斯漢之蔡邕晉之鍾王唐之歐虞顏柳褚薛筆法各極其精而爲後世書學所宗方今天下同文人自幼卽習乎書乃若得斯邕鍾王歐虞顏柳褚薛之筆法三昧者則必在夫黃閣之老縉紳之賢士林之彥也李君士宣肅諱爲錦衣之部曲長性聰敏而好文學雅從吾儒游以所得于羣英翰墨裝潢成卷而凡書之衆體具在求言弁首予嘉其好之篤而集之多也故不辭而書之諸公筆法之妙覽者固當自得

然以余之拙工亦獲厠跡其間所謂珠玉在前覺我形穢大方家勿笑而幸教焉實予所深望也正統甲子夏吉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張益書澹園焦太史曰學士少以書名館閣間而傳者絕少此卷豐圓而翩翩自肆出韻態于矩矱之中甚可重也公與曹公同死國事精忠大節與日月爭光而恩卹不無軒輊未得其解余嘗欲請更公諡而未果漫識于此後必有成余意者

青岩路氏曰文僖公字固少傳文亦鮮見此帖澹

園先生以存公之字愚錄之此以識公之丈夫丹鳳之一毛但得一見即人生之見一瑞尚問其為羽為毳哉

張翔

張僕丞翔文僖公益之季子也郡志曰文僖公墓在江甯縣鳳西鄉之西庫村公正統十四年卒土木之變喪未歸成化乙巳季子太僕寺丞翔始具公衣冠葬此震澤紀聞元翔以官之土木設祭夢公索紅沙馬黎明廐內紅沙馬暴死歸而詢諸父

云

老父老曰此即文僖公沒處沒時所乘乃紅沙馬也

青岩路氏曰文僖公二子翊翔並廕仕迹始終未按而季子知走土木哀索遺蹤能葬衣冠誌思不已且自正統十四年己巳抵成化二十一年乙巳計三十七年之後矣久而未忘季子翔之孝思抑亦可念乃文僖公沒至三十七年之久猶恍惚若有靈而傳索紅沙馬一夢忠孝之神明固不沒于天地之間若此哉第余竊有疑者當日公沒無蹤

紅沙馬何以獨歸卽歸大變之餘張氏阨貧猶能三十七年終養此馬耶夫亦存疑焉其可也按瑣事云僕丞翔以印馬過土木因求公沒之遺蹤云倪文毅公大明故翰林院侍讀學士贈學士諡文僖張公合葬墓誌銘曰正統乙巳上北征師次土木敗績先生死之實是秋八月之望得年五十有五而已旣而朝廷錄死事之臣特贈先生翰林院學士階奉議大夫賜諡文僖遣官卽其家以祭錄其二子恩至渥也後三十七年爲成化乙巳其季

宋

子太僕寺丞翔奉先生繼室太宜人宗之喪歸金陵鳳台鄉西顧村祖塋之原啟其先配孺人王之竈以祔始具先生衣冠神主合窆焉謂岳黍通家之義俾一言以銘諸幽岳惟先少保文僖公以正統己未及第入翰林時內閣楊文貞文敏文定三公謂之曰汝同庠張先生士謙文章德行爲時之望汝其朝夕相切劘可也先生登進士已二十有五年方爲翰林修撰所居旣相邇日往還渝密每論文講學鑿鑿不妄先公敬服焉岳自爲童子時

士

恆爲岳言之而老成典型遠矣嗚呼惜哉按狀先生諱益字士謙別號春菴其先吳人國初徙實京師遂爲應天之江甯人幼而聰穎儀觀封頌讀書過目輒成誦甫成童下筆爲文詞咄咄逼人稍長入游應天郡庠登永樂乙未進士以精鍾王學授中書舍人受勅命贈考豫如先生官母倪妻王皆封孺人宣德初預修文仁兩廟實錄成賜白金綵幣進大理左評事正統初預修宣廟實錄成賜白金綵幣進翰林修譔九載進侍讀學士侍講經筵

撰

尋召入文淵閣參決機務日見委任特賜金帶錦繡衣以寵之明年而先生遇禍矣先生先配孺人王監察御史同庠賓之女卒正統庚申年四十五後以翔貴加贈宜人繼配宋封太宜人貞順自將一節靡忒撫諸子女不異所生卒爲成化甲辰享年七十有三先生篤于孝友母倪性嚴承順無違撫弟晉極有恩義庭無間言于書無所不讀文章豐縟坦易類其爲人居安樸檢雖貴顯不異儒生詞翰名一時四方求者畚集得片紙隻字什襲以

翊

去所著文集凡若干卷藏于家嗚呼先生碩學雅
度足以經濟邦家表儀朝著然弗究厥施奇禍中
沮遂使從容廊廟之賢往當疆場搶攘之事忠義
所激竟以身殉嗟亦烈矣先生有男子二人長翊
以廕授鴻臚序班進中書舍人大理左評事直文
華殿卒次翊亦以廕補國子生授四川簡縣知縣
進今官有廉能聲孫男三弼麒麟惟昔出京校官
翰林者惟先生與先公纔二人耳及朝廷賜先公
謚適與先生同殆亦非偶然也矧岳又嘗與翊同

節

乘

講學于是銘也其敢以不文辭銘曰先生之文海
澄山崇先生之德天和日融先生之前抱義死忠
鳳台之原龍江之東衣冠儼然兩淑挾從歸兮故
鄉乘雲馭風用世弗竟裕後則豐揭潛琢詞以詔
無窮

青岩路氏曰諸編記文僖事者斷章截句考之數
年未諳其詳乙酉春見此誌首尾乃悉蓋公葬衣
冠之日長子翊已仕終而卒矣非季子翊葬其母
宋莫弗衣冠亦無葬乎可歎也間嘗訪諸公之後

人云翺翺任北其子孫留北在南者俱晉後據誌
翺奉宋喪歸葬金陵之云亦似有然者又據志公
元配卒庚申庚申巳巳相去十年計公繼配宋從
公當不過七八年孀之日似倪太夫人孀之日年
二十六亦當相上下嗚呼貞順自將一節靡忒文
僖公身前身後值兩貞孀之力如此乎此亦宜表
而論之者

張翺 父晉

張封翁翺字潛之號巽齋方伯琮之父也張氏之

先世居蘇之吳縣國初徙入京師爲江甯人高祖
永壽曾祖道榮祖豫祖妣倪氏撫孤子二曰益曰
晉晉妣孫氏宣德壬子生公公旣長就學樸雅醜
藉時伯考文僖公益以翰林學士典機務內閣公
以布衣韋帶下同寒賤人不知其貴介也正統己
巳文僖死事土木家中微遂棄所學勤于幹蠱憂
勞致癘月三四作偶客松遇一翁曰君豹厚而中
仁願不足爲君累吾爲女灸之良愈因忽不見
自是白哲豐下美鬚髯偉壯不羣公居嘗事祖母

貌

及父母皆得其歡心處兄中書公翊第太僕寺丞
翔友愛備至方伯君未第時教誨甚力既第進士
位通顯猶時時以立身報上致訓不已初受方伯
封承直郎工部都水主事繼封奉政大夫禮部儀
制員外郎每捧誥勅悚懼不勝曰吾無以報國惟
訓吾子恪勤職守稍紓萬一正德戊寅卒年時八
十有七子五人璣琇珍先卒琮卽方伯今爲四川
布政使璉義官孫十二人憲忠恕應天府學生餘
者竣竣繼起曾孫二人

太史前溪景公曰公以世家少克自戢中克自樹
老益昌大益克自檢越歷旣多而無一矜眩之色
以求人知然鄉里稱爲德人有司禮爲大賓善譽
彰彰其所得者多矣詩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公
實有之哉

青岩路氏曰益晉賢兄弟也顧諸傳于晉爲人俱
未詳一言要其兄弟同秉母訓則晉之孝友亦可
思矣前有晉又承以翔之厚其克昌厥後豈不宜
哉雖然凡此者余以爲皆倪太夫人一念撫後之

所及也從來積祖父之培養不及節母一念之培養所享遠大而且速者理固然也

張琮

都御史張公琮字廷獻號曰惕菴大父晉父翺翺以天順癸未生公公生而凝重寡言笑未冠爲府學諸生不狎于衆人亦憚之而文日有名成化丙午舉于鄉宏治庚戌登錢蕘榜進士授工部都水主事署員外郎壬戌進郎中部事至是始專而績始顯癸亥冬孝皇不豫免長至賀東宮親王如故

事公請于尙書曰未有天子不豫而王受賀者太子侍膳問安禮亦從省已而命下如所議占城國王請封制冊封夷王給事中一人往將命占城遠在海外人憚往議止之疏不絕上尙書不能決公曰封而告不以封天王之命討去矣禮先告哀而後請封國無訃命將誰與以詰之威信其庶幾乎卒從公言武皇卽位大喪大慶大婚耕籍幸學諸禮悉如制而小變之皆著爲合晉藩有奪王封者時逆瑾受賂勢凌有司莫不傾靡公獨執不可瑾

令

刺逐

圍

曰一耶中力能勝尙書耶吏部出公陝西右參議奪者如請而公坐貶京中語云鐵漢去矣如禮何以內艱歸正德庚午服闋左遷知濟甯州在州二十八月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巡按甘肅時方討安化之叛餘亂未息寔投之艱危公恤無辜以治有罪安邊遂戎威賞有條一日視虜刃曰吾南方一刃千牛而不改鋤此何藉以刑人耶擲地上虜吐舌大驚呼太師競獻牛羊酪爲壽曰太師其神乎于是疆圉乃靖矣辛未瑾旣誅晉正王封嘉公之

執擢湖廣按察司使兵備勛襄蓋當河內陝右三路之衝流民盤據以爲城社公綏順之示之以大信而繩之以大法有稱浮圖誑誘者聚凡數千人僞爲符璽僭自稱王亂將作郡邑動搔諸監司議請兵討之公曰此特縛其首耳咸以爲大言公召勇士數人抵其巢獲之且諭衆曰茲謀非汝等所知法不及汝衆駭散遂定乙亥擢貴州按察使兼三司事邊氓夷落戎衛規模一新以安勳有金帛之錫丙子擢四川右布政使一年轉左時舉松潘

兵取宮殿木軍餉夫役之勞費方郡縣告困而內
豎劉元適張西竺迎佛事所過閭閻殘廢聲絕雞
犬公議輸以近儲挽以津人迎以僧徒省其煩紓
其疲裁其冗沮其勢議上中丞大悅事就而民免
于殍蜀人曰不圖復見張益州也松潘平朝廷再
下金帶之錫已卯以父制歸起補廣西左布政使
明年壬午嘉靖改元始莅任幾月拜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以鐵鉞鎮湖湘十有八郡實承巡撫之任
兼贊理諸軍事時黃^錫造逆劉召爲亂丁爵萬明

弗倡妖于德安李全伯作孽于襄陽隴政阿核搆
叛于芒部荆襄大飢漕河運艱告乏凡七下簡書
酬應不暇公調遣諸兵召令羣吏相其難易遠近
緩急或授以畧限以期決以幾次第舉之皆不踰
年而悉平賑用青州法少變之而民亦免于死亡
甲申進南京工部右侍郎明年改刑部公家南京
素無狎比者門無私謁雖葭莩之親有犯不敢以
厚望公有富者之喪數假于姻家枉公以弔公曰
生未識安弔爲卒不能致也丙戌進南京都察院

右都御史諸臺謁公曰朝廷之法執于御史執者廢法將焉歸惟寡交游則無私謁少宴會則無請託端而退鮮不憚者考劾首黜不法數人六卿皆不敢屬吏自比公轉官自刑部皆居公署諸子在私第非召不敢至門可雀羅己丑乞休疏凡四上始得請上甚難之命有司歲供夫役月繼廩粟以優老此近歲大臣所無者庚寅秋以疾卒于私第年六十有八訃聞上悼恤賜葬祭有加配倪淑人亦賢嘗曰勿犯公所不悅者子七人恕舉于鄉愈志愆愆恩恣皆能服公之教出徒步一力隨之無越禮者公筮仕四十餘年惟故廬數楹至卿貳始易居亦不崇廣致政後始治田餘頃蓋不能歲給焉

太史石亭陳公論曰四維莫重于廉耻夷之清惠之介施之家國焉往而不善乎公之功懋于官實昭廉耻之節嗚呼士大夫若公者庶幾無愧哉青岩路氏曰不狎於衆人亦憚之迹公終始之人不易是其仕業之立亦卽以是士君子別無仕業

惟此立身之素而已保其素仕途雖鮮所表見而風格自傳當代不保其素蹤一時赫赫交推而旋已沒滅無聞此有明一代人文盛衰之鍵也夫吾郡之張都御史琮赫赫聞至今者惟其所至有事業惟其所至立身之有素終勿誣也

大司寇顧公璘公神道碑曰公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曾祖豫以伯祖文僖公益封徵仕郎行在中書舍人祖晉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御史父勦贈資政大夫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公端凝靜恪弱不好弄既學易于方伯吳公彥華遂厲問學見東萊讀書記悟曰吾今乃知學非過日成誦爲奇抑在爲之不厭耳立限誦讀日造宏博好親仁賢切劘于德義在鄉如故副都御史陳公鎬按察副使陳公鈔太僕少卿王公韋在太學如大司馬彭公澤咸所友善恆自歎曰人于己喜聞善于人喜聞過反是思過半矣入仕以後公操執簡重臨事不輕發深思詳畫務當禮法故小大官政冰清岳立人不敢以私意請亦不能以浮議

奪蓋大臣上近天子體大責重以安民濟世爲才
格主守道爲德凡煩苛繁狹非所語于其職也公
自爲諸生及小吏時已見端緒雖躋崇峻矣而施
用未竟豈非天命哉

青岩路氏曰惕菴公名臣也而實學者從來蓋未
有名臣而非學者人固有根據哉

金陵名賢帖載公手蹟一通云公從仕上下之交
皆得其歡心又勤于公家可以無憾惟少讀書耳
能逐日輟一兩時讀書一卷積一歲之功所得

多矣遇事繁暫輟明日復續則意味自相接空時
亦不須貪多但要有倫序耳右山谷與聖弼柬此
在仕宦之急難令盡而亦余之所甚少者揭之座
右當日日警省若只做一場話說是自棄也念之
念之

青岩路氏曰仕已及矣讀書猶恐不及惕翁可謂
惕矣噫讀書何事先正賢者尙自惕如而況後之
不及者可只做一場話說說過已哉

張恕

况

場

子

張憲僉恕都御史廷獻公琮長子金陵瑣事云嘉靖七年戊子科張公廷獻以右都御史掌南都察院于恕適中鄉試榜一百二十名屬官十三道御史同具鼓樂旗彩迎之一時稱爲最勝之事云玉泉陳公鳳訢慕篇曰都御史張公廷獻恂恂長者也嚴恭有威畏慎鮮過子孫蕃盛冠諸仕族七子皆賢皆能服公之教長恕今爲弗建僉事贊曰文僖邁屯危身奉主大夫承之克繩厥武勇退令終皇有恤恩有嘉嗣人式衍式蕃

青岩路氏曰閱人家乘亦不翅多矣七子皆賢皆從父之教受同里諸史筆自命者一筆之特許僅于惕菴張大中丞之子一見而已豈不榮歟於戲得此一許之榮卽七子皆以名孝廉舉于鄉矣一僉事公恕爾哉又按公七子長恕以舉人官至僉事三志官教授四哲官通判

張哲

張別駕哲都御史廷獻公琮之第四子其廕子也金陵瑣事云公以廕起家官直隸順德府府通判

以勤廉爲當世所簡用在任偶馬蹙而墜亟扶歸已不能言矣時相隨止一僕曰蔣凡者泣告于太守公曰吾主飲順德一口水耳積貸未償今若此寥落行囊請封識以戒途庶知吾主之爲清白吏也語畢卽引刀自刳其股和藥以進長號籲天願以身代至死少閒別駕公亦稍蘇矣太守公親見其事感之稱贊之不置也爲作義僕傳刻之以行于順德

青岩路氏曰名德以宗清風以世展卷之輝不惟光于家乘忠賢有後亦且可綴史書豈熒熒攜一僕之廕子官不遂稱大顯于時哉若張順德者固將以義僕顯矣至其僕蔣凡者亦天生此義人以明其主爲清白吏于人所不知義僕得傳當勝于得撫巡之薦牘也

張啓儒

啟儒右都御史公之曾孫也顧文莊公跋張氏之雙壽冊曰御史大夫張公廷獻旣能繩其伯祖文僖之緒致位通顯以貴其親而又哀當代諸名賢

作爲歌詩佐無疆之祝可爲盛事迄今去公百數
十年而一時所爲駢羅絲竹稱觴上壽者宛然可
見使披帙者人人動其愛日之思不獨傳諸子孫
光華家乘而已公門中蕃盛冠諸仕族自憲僉公
而下代多聞人今之蜚聲黌校步武雲霄者烏奕
相望當使王家之淮水並美于來茲韓氏之桐陰
不孤于往禩也某幸從公會孫啟儒獲覩斯冊爰
書此以志高山景行之慕云按公父諱翺亦贈御
史大夫如公官噫贈翁當日張氏中微翁痼病客
路豈意百數十年下猶爲賢士大夫景望若此然
則貌厚而中仁者其良有以自貽哉又文莊公跋
張氏世澤卷曰吾鄉官內閣者惟文僖公一人土
木之事忠烈與曹文忠同其勁挺而公詞翰之美
尤爲過之其孫都憲公繼起珪組之盛爲南都冠
而其人恂恂長者陳元舉參岳稱其平生常祿外
非義一介不取公退閉門危坐庭無雜賓克繩祖
武視昔之公慚卿卿慚長者何如哉文僖公書法
自吳興一派來而行書又得雙井之意都憲老筆

紛披似林藻楊廷式均足爲墨池中師表然三公所以不朽者固不係于此也公會孫啟儒彬彬以文學世其家能寶其手澤如魏公之笏異日進爲于時哀其先代遺墨如石泉王氏之垂永其不在此也夫

青岩路氏曰僉憲御史大夫之子恕也文莊公曰自僉憲公而下代多聞人則百數十年間張氏之庭人文不脫可知矣其美不能盡詳謹識此以想見其流風文物之能世守也吁凡有家者亦誰無其先世文墓一二存焉然多不足動人而惟忠孝庭前之遺澤往往動學士君子之懷夫固有所重焉故也

俞綱

俞侍郎綱上元人郡志曰公以生員善書官至南禮部侍郎皇明通紀曰景皇帝卽位擢邸府左長史儀銘爲禮部左侍郎右長史楊翥爲兵部右侍郎審理正俞綱爲太僕卿審理副余儼遷僉都御史伴讀俞山爲鴻臚寺丞楊輿爲戶部郎中先是

帝在邸邸吏部奉敕擇儒官為宮寮人皆托故避之銘等不得已而就至是皆驟登顯秩後銘終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翥終禮部尚書山歷吏部侍郎與至戶部侍郎綱遂入內閣加太子少保

青岩路氏曰考鄭端簡公直文淵閣臣年表云景泰元年三月以兵部右侍郎俞綱內閣辦事尋出理部事蓋公在閣無多日然亦經入閣矣是正景間江南入閣者前張公後俞公通前楊公并後程公計四人

綱

郡志曰俞公綱墓在聚寶門外禾山之陽又通紀云景泰元年閏正月初開經筵命內閣陳循高穀同知經筵事江淵商輅及侍郎儀銘俞山俞綱皆兼經筵官進講先是命禮部右侍郎俞綱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辦事綱初以生員薦入翰林謄寫宣廟實錄除中書舍人改邸府審理正以從龍恩至大用時以為異綱入閣三月更出改南京禮部侍郎云又云俞公綱以上元生員善書由中書舍人天順中官南禮部左侍郎成化三年致政

駟

青岩路氏曰俞公綱以書啓家之歲總無記及者
蓋大約在宣德末按宣德十年乙卯春正月上崩
皇太子卽位是爲正統封皇弟祁玉爲郕王備宮
寮未審何歲然大約不遠想是時公入中書必已
久矣今卽以乙卯計自宣德十年乙卯抵成化三
年丁亥凡三十三年在廷其間雖備宮寮藩邸然
郕固未嘗就國也晚雖官南部南部猶北部在廷
等爾

程國祥

程大學士國祥字仲若號我旋上元人也起家寒
素幼有文譽年十八受知澹園焦太史欲以女妻
之公辭太史益重之令受業于門登萬曆三十二
年甲辰進士初授確山令調光山政惠刑清民間
有程半升之謠謂獄訟明決不煩簡易無擾計所
費不過半升粟也庚午擢南吏部主事以終養請
告起補祠部冢宰趙公南星宗伯林公堯俞特疏
薦之遷稽勲司主事劾御史請囑者以肅銓政遂
五疏告歸己巳臺省交薦復起考功司郎中掌計

典公益矢公矢慎爲羣小所嫉時烈皇帝知公持
正有某清望素著之旨立黜言者已自大理丞遷
太常通政工部右侍郎改南戶部左侍郎總督倉
場一清宿弊解官無守納之艱運丁無留難之費
至今誦之戊寅晉禮部尙書以重望超拜東閣大
學士公剛直不阿立朝巖巖難進易退惟以憂國
奉公爲急與時寡諧己卯夏議兵餉忤旨乞骸骨
歸歸復抗疏力諫隨嘔血不藥每歎未能終報君
恩仲秋下旬卒有詩集藏于宗公天性眞摯爲人

家

簡淡雖厯任卿相泊然不異諸生時布衣蔬食甘
貧不苟出入里門常步行一蒼頭自隨而已身沒
之後其家至不能舉火值國步非時贈卹之典皆
未及頒也子震初有才望營葬甫畢感疾卒無嗣
以外孫邁英繼云震初之字曰乾一
青岩路氏曰古人有言士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
以累其心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我旋
先生自爲秀才從容乎道德之士一以服義安貧
爲其本然及其仕也不時請退原未嘗希榮以邀

驟進乃清節獨信于上衷一時自登揆席公一惟
自致其忠誠之極思所以報稱而已至于難進易
退固其所也又何繫累乎或曰公相德有餘已濟
時宰相非所及也夫當日公所與先帝爭者蓋未
嘗非一時維挽不得已而極思補救之心而時危
既亟臣主所見不同故不合也嗚呼當其時雖起
隆中而相之亦將莫濟而望公乎嘗歎留京先後
不依人而大拜者得兩學士前之春菴張公後之
我旋程公遇矣而皆適值明夷之候位不踰年惜

矣夫

進公先叔父有同里士紳公祭公我旋公文曰近
世公孤之重特簡石渠金馬之彥而枚卜大僚實
于茲而僅見也苟非命世之賢守正達變毅然以
天下爲己任其疇慰蒼生而副帝眷惟公爲當世
之一人而適千載之一時時爰歷華階遂晉綸扇
上輔帝極下籌時艱當衆怨而不避惟經國之是
先宏猷貞履正色師言遠方詫中國相司馬邇者
快東山起謝安而公功成不居急流勇退去結駟

萬鐘其如遺乃返初服而紉蘭佩何旣無意于彝
鼎復塵視乎期頤懸車未幾遂騎箕尾而上歸四
方聞者無賢不肖莫不咨嗟而涕洟况辱在游好
平昔之所瞻就而切劘嗚呼我公英特倜儻與人
鮮偶抱膝而吟管葛爲友及其聯翩甲科聲名四
傳效牛刀于百里無事而鳴絃治推卓異內召佐
銓持公正抑幸竇其所進退曾無左右惟直道之
寡偕黨人狷狷而羣搆旣壓復起愈厲厥守厯清
卿條度支鄙心計畫成規出納惟允軍國兼資布

衣疏食身處膏脂帝心簡在社稷寄之登庸台輔
太平可基嗚呼以公之直節澄衷大才淵畜儀型
廟堂從容帷幄式垂桑梓之光式迓朝廷之第九
服鞏于金甌五兵銷爲玉燭斯亦天下之所厚望
而吾徒之所私祝雖抗疏告歸綠野卜築然無不
恃公之未衰庶幾乎帝賚之復屬詎意昊天弗弔
而斯人之無祿某等謬附韓愈之榜皆接鄭公之
鄉出庇德宇處佩雲章屈伸不齊歡好中藏玉樹
長埋蒲柳何望探溪登宮明潔可將公其來思舉

此一觴

青岩路氏曰自焦文端公顧文莊公之後其正大清剛足以持吾卿之士風者我旋公寔維其人在位不久當時同人愛其退然猶望其進可以稍行其道而公遂不待故士大夫咸深痛之乃由今思之公之早逝公之得全始終公之第也天寔全斯人以完留都君子之美者也何恨哉

程上

程明經上字雲扶先名震初易之京庠生也篤于

學自幼下帷不倦方明之季四郊薦亂而陪京之風日相忘乎閒燕貴游子弟猶脩裘馬輿僕爲容以相馳騁而先生益清謹曾不以學士公方崇進有所憑藉自娛退然一以讀書爲尙論者謂以學士公之端介儼恪立朝無易之節非先生不能力持其家聲之後勁先生誠孝子也先生能文章善詩淹雅長才藝林高步其時若張敞五綱劉純之思敬陳二酉大韻周仍叔景濂陸寶周大訓諸人一時聲稱蓋相上下而先生尤重交遊具義氣江

南貧孟嘗輒往往以自許故當時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推而予之先生宿學既家傳抱大志當日見世事瀕危念得一出有所展布既已不得所望得諸其親迨學士公道與時違忠憂里第先生朝夕侍養雖欣欣亦以自解而篤望君親之心蓋不能不慨然抱此衷矣未幾學士公卒拮据連年勉營喪葬如禮而家遂至不能舉火又未幾益食貧竟以明經卒一時同人莫不惜其才者所著有凌雲集藏于家

青岩路氏曰余初入應天府學猶嘗及見雲扶先生先生視余年時不啻年長以倍其接後學謙恭之德視他長者倍之恂恂如也衆坐亦喜談天下事朗朗在胸言之若意氣慨然而未嘗輒盡其所欲言人莫得而測之其人偉表擅倍人之軀幹而氣象敦樸不雕琢出則見其布袍自若其爲素士不覺其爲宰相之子也蓋望而知其爲端人君子矣余所見于雲扶先生者如此他則槩不知也

張銘善 周時中

張尙書銘善洪武初以薦舉爲吏部尙書周公時中亦以薦舉爲吏部尙書顧文莊公曰考吏部題名洪武初設吏部隸中書省張公銘善爲尙書三年詔論雲南周公時中茶陵人籍應天由龍泉歸附除湖廣行省平章事調鎮江府知府

郡志薦舉表洪武之世以薦舉起家者在上江二縣陳公遇江甯人授尙書不拜張銘善吏部尙書周時中吏部尙書尤仁上元人以明經爲翰林博士王興宗上元人以儒士官知府杜環以儒士官

咏

太常寺丞薛原義知州陳祥江甯人官知州陳世舉官太常寺卿鄭琳主事王昶上元人官按察司使永樂之世嚴岳官知州姜璿江甯人以楷書官至按察司副使陳中復江甯人以楷書官翰林待詔正統之世八通以生員官禮部主事

青岩路氏曰國初科目未設一以薦舉用人故人才概興于薦舉志所載十五人不過據傳聞所知想上江二邑其時進用者必不止是是中仕至尙書者京城張銘善同時中外六邑惟溧水二尙書

帝皇明代人文畧卷之三
魏澤端木以善考明史曰魏端木俱有傳而京城
兩尙書無傳然當洪武之世張公周公俱卿天官
爲冢宰夫豈聲望不重者可及哉惜乎世遠史之
失詳也又按鄭端簡公兩京典銓尙書表有周時
中逾五位之後有張銘而無張銘善之名周前張
後中隔五人周之上曰陳敬下曰余煥張之上曰
吳琳下曰詹徽其掌銓俱在洪武季年是時中書
省已徹閣員未開廷臣無壓冢宰上者吏部尙書
古所謂天官卿卽天子相之意也豈不重哉南京
天官冢宰在洪武周張二公在宏治倪公岳三人
而已

周禎

周尙書禎字文興江甯人洪武初爲大理寺卿詔
與李善長劉基陶安同定律令六部初建洪武二
年十月以爲刑部尙書廣東建行省出以爲參知
政事公至察屬邑褒循良凡有寔政可紀者皆上
其績會詔開科公豫聘名儒以待考試後復入爲
刑部尙書三年以老乞致仕公長子詩其望九華

之篇曰縹緲對雄標噴岓發奇蘊岩回氣如熿峯
去勢猶引刻削冠青蓮雕鏤壘丹筍岷霞上班剝
石乳下礪礪山鬼從文狸淵靈闕元蜃睠言志藜
藿未遂采芝茵誦此篇則公之其文其人皆可思
已

青岩路氏曰按明史曰高皇帝之世有刑部尙書
周禎列于名臣傳則公當國初之爲名臣可知矣
又按陳尙書恭洪武十七年始鄉薦周尙書禎洪
武二年已任尙書然則公必高皇帝渡江之後與
靜誠先生一輩早起而大用于世者乎或曰開國
之初無金陵一人抑亦有而失傳傳而莫與考其
時焉故也

陳恭

恭陳靜誠先生季子也舉人累官通政贈靜誠先
生大理少卿或曰恭仕至工部尙書科貢志曰洪
武十七年鄉試江甯舉人陳恭靜誠先生遇子官
尙書亦未諳何代顧文莊公曰洪武開科立賢無
方里中陳尙書恭以舉人陟司空張尙書銘善周

尙書時中以薦舉位冢宰周尙書禎以人材進司
寇朱學士銓以歲貢擢侍郎永樂中劉編修江以
鼎甲改教職天順中俞侍郎綱以秀才進宗伯自
後利科爲重乃艷稱出身云

青岩路氏曰靜誠先生之家世不可以無聞恭跡
雖鮮存名不可不傳也紀恭紀靜誠先生遇也且
陳恭居吾里科目尙書第一人故僅識其名以俟
博考者郡志曰陳靜誠先生之先曹人建炎中南
渡遂家于建康當明高皇之初先生建康人也

京學志曰陳公遇先世義甫宋翰林學士自曹徙
居建康因家焉大王父執中淮南諸路兵馬都統
制王父文德溧陽縣判父辛之元淮南課提舉
公識度超遠博通經史尤邃先天之學元末爲江
東明道書院山長高皇帝渡江御史秦元之薦公
學識不羣因以書聘之曰予因元鼎失馭海宇瓜
分豪傑兵爭干戈四起提兵東渡遂取臺城厯思
自古英雄創業誠難獨理和門雖多將士帷幄尙
乏主持恆側席以求賢翼詢謀而開國比聞先生

世居江左名德鬱然學貫三史六經博覽兵書百
技才通文武超越等倫賢哲天生實我良輔昔湯
文曾徵伊呂先生猶聘孔明予不敢以前代明王
自期先生當以伊呂孔明爲法倘以生民爲念應
天順人敷陳遠畧非欲奮武實以安民助成大業
列爵胙土子孫傳襲與國終始豈不偉與拱
疾車塵起展素蘊蓋丙辰四月八日也公既見遂運策
帷中上之始終禮待諸公侯卿大夫無敢望者而
公竟不受官洪武甲子秋病卒公子三鈞誠早卒

恭由鄉貢仕至工部尙書文章政事克世其家
青岩路氏曰洪武十七年甲子開制科起應天學
科貢題名首恭則恭不但吾鄉尙書當考亦吾鄉
鄉薦之首傳者當考矣乃靜誠先生以是秋卒恭
以是秋舉而日月之詳莫據亦在存疑又案至元
丙申迄洪武甲子靜誠先生奉高皇比二十九年
先生卒年七十二則初受聘之歲甫年四十四以
方壯仕之辰而甘子退讓逮後不受官嚴然賓師
自處者將三十年之久而俾疑忌之主卒歎其爲

君子洵乎千古一人乎吾未見其匹也緣疑陳恭
科貢之年並核靜誠先生出山之年而附識于此

陳中復

孟仁廟
諱

翰林待詔陳中復靜誠先生陳遇中行之弟也以
字聞未詳其名工楷書幼侍兄中以學繪事中行
怒之曰吾豈無可學乃學其最下者乎高皇帝之
世中復亦嘗隨兄侍上永樂初待詔翰林繪事精
雅子孟仁廟
諱亦善書

青岩路氏曰審是則靜誠先生生惟學擅江南一

代儒林之重其家世墨池之美抑又開風氣之先
者矣金石鮮聞慨夫

顧文莊公曰史稱中行美德行不知其更有異才
高皇帝嘗與泛舟周流元武湖問知水脈所在乎
中行命奮棹至一處以繩繫井欄投之曰此是矣
高皇欲試之異曰復與泛湖詣曩所指中行執木
梃漫插于湖則正人井欄中上服其精遂建爲寢
殿蓋先生德器深沉不以一長自見類如此也
青岩路氏曰嘗歎前賢之學不惟大者不同小而

畫分

一事亦必臻其極蓋其用心恆專于一心不用則已用則不肯漫一試焉而遂止至所長者往往出人意表雖其天分所見不同要由其學不可誣也字書一藝靜誠先生曰吾豈無可學乃學其最下者乎然先生當日所謂最下百世之後仰先生游藝之暇精神之所聚者或反在乎此也未易云也又異者金陵畫品云靜誠先生善山水曾寫太祖御容妙絕當世弟中復同之夫靜誠先生乃善寫真大奇且寫太祖御容是古魚水君臣所未講之歡也益奇豈不大異乎哉

周瑄

絨膏

尚書周公瑄字廷玉其先陽曲人公生陽曲宣德十年乙卯貢士初爲刑部主事歷陞南刑部尚書致仕公性寬大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遂家于江甯卒諡莊毅贈太子少保

青岩路氏曰吾郡尚書諸宗致仕之後他徙者劉清惠公麟適湖州周襄敏公金還武進後商無人于此其他鄉士大夫官南尚書而清貧至不能歸

商

本土遂留家于此者新淦陳尙書壽陽曲周尙書
瑄二公非吾土尙書而以清重尙書重吾土者也
其來重也不翅生于此土矣周莊懿之子紘仕至
布政使江甯籍顧文莊公應天尙書考云流寓則
周公瑄山西人舉人官南刑部尙書葬江甯之黃
門山次子紘官布政皆居于江甯又金陵瑣事云
徐天賜者魏國公弟宅後偪府學莫擴尺寸地因
謀之督學趙公復賂武斷諸生任芳數輩約以尊
經閣後民地換學右空地諸生周膏作非非子一
篇粘學壁極言孔子貧瓦門人售地學使者畏公
論已其事膏尙書周公瑄子高才博學有聲場屋
是舉也人義之

青岩路氏曰據此則周莊懿公之子不止禮部尙
書經布政司使紘尙有應天府庠諸生膏膏不畏
強禦不入黨羽不借是非其爲人古毅應不下于
尙書經紘又當何如紘之志傳莫訪俟考以經紘
兄弟名派恐膏于莊懿非子乃孫

周經

寶

太保周文端公輕字伯常父瑄字廷玉陽曲人宣德乙卯貢士初主事歷陞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尚書寬大詳雅修髯長身善議論守官廉故鄉無田宅可歸寄家江陵卒謚莊毅贈太子少保太保公天順四年進士歷官翰林至春坊中允侍康陵東宮講文華大訓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言太子勞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宏治二年侍郎禮部改吏部靈壽人以大明川民田獻太監李廣戶部執議不得允公會諸司奏竟奪田歸民八年諸大臣以

傳

災故上言屬公草疏請早視朝勤聽政節侈費省遊幸止貢獻斥樂戲斥樂戲一事語尤切直頗傳踪跡此疏出誰耿尙書曰疏名首吏部裕實具草公又曰疏草本出經卽有罪罪經十年陞戶部尚書凡諸王請河湖稅錢執不與中官出南京織造者請長蘆鹽八千引鬻兩淮准給賜中官鹽銀一萬兩又執不與中官織造浙江者請諸竹木稅又執不與上悅公言并停織造大同缺戰馬鈞陽請出太倉銀市馬公曰糧馬各有司六部不得相壓

兵部輒侵戶部官非祖訓也上是公言更命太僕
銀市馬給事中魯昂言國用不足請盡括諸省稅
役金錢輸太倉公曰國用不足宜儉于國不宜浚
于民織造賞賚齋醮土木費益廣不節乃欲括天
下財盡歸京師給事中言非是中官傳旨取太倉
銀三萬兩爲燈費公又執不肯發內靈台奏增洒
掃卒當給月廩公再疏竟不與修清甯宮調役山
東七千人公曰山東歲歉民貧民不可輒動請以
戶部羨銀僱役壽甯侯家有賜田河間數百頃詭

加

賜額并得旁近民田又千餘頃又乞畝功稅二分
公曰河間地多沮洳歲無常收頃因久旱卽耕退
灘一遇淫雨遂成溝壑苟指目前輒增畝稅貽累
貧民轉爲流徙且王府賜田畝稅二分外戚不宜
獨優又聞茂陵妃家私田與民田比一切還民壽
甯侯家不宜獨異疏三四上會雄縣有以退灘地
獻爲東宮庄者上念公言擲其奏抵罪十三年公
致仕康陵卽位起公南戶部以憂去正德三年又
起禮部卒贈太保諡文端公初在清散幾三十年

帝皇... 卷之三
編摩校閱有文章名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剴裁不
帶屹然有古大臣風焉

青岩路氏曰此傳見吾學編但記少保公諡爲莊
毅與吾郡志莊懿不合又云寄家江陵夫公墓明
著吾郡周紘周膏周雲峯及方樵城女孫婿周某
等公之子孫曾元明著吾郡紳衿多列庠序分姻
族則公當日南部謝政卽家南京寄籍江甯而非
江陵可據想地之甯陵諡之毅懿字音之訛故也
考倪文毅公集稱公諡者亦曰莊懿不云莊毅至

少保子紘官至布政志確據而不言有子太保經
乃經是傳敘少保太保父子昭然此必少保公二
子一尙書一布政也錄以備考又道隣汪子云有
故人周某自言其先兩尙書而某爲尙書經後則
太保經後亦至今家江甯可知且經是傳止云父
瑄寄籍江陵于公不更地則江陵之卽江甯亦可
知附記

通紀成化十九年春御製文華殿大訓成命詹事
彭華左中允周經進講時東宮每起立拱聽內閣

萬安等以爲勞謂講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
竟得如禮

又按大政記成化二十年夏五月南京刑部尙書
致仕周瑄卒二十二年倪岳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宏治二年秋八月周經爲禮部侍郎四年秋九月
爲吏部右侍郎六年夏六月加太子太保倪岳禮
部尙書秋八月周經吏部左侍郎九年夏四月周
經爲戶部尙書改倪岳爲南京吏部尙書十一年
春二月戶部尙書周經加太子少保十三年夏五

月戶部尙書周經致仕六月倪岳爲吏部尙書十
四年冬十月太子少保吏部尙書倪岳卒十八年
秋九月周經爲南京戶部尙書正德三年春三月
周經爲禮部尙書尋致仕五年春三月太子太保
禮部尙書致仕周經卒

青岩路氏曰倪周兩尙書仕跡蓋適相先後據此
亦可以論其世者也因詳而錄之

周雲峯

周某號曰雲峯者尙書周公瑄之曾孫也吉甫周

先生續金陵瑣事云雲峯爲人樸寔不交遊不飲酒家居偶鄰某者來以金釵托之售蓋欲借尙書之家聲則其物易售云爾雲峯袖釵甫送隣人出門而逢金姓銀工聊以釵示之金工卽以巧言誘釵而去去卽以抵償他債數日雲峯往尋之索遇諸塗因忿則罵有之未交手也乃銀工還家遂死其族之秀才名從泰者于是以毆死人命誣告雲峯雲峯素知其人名爲易與暗約秀才方樵城登與之講和貼銀逮檢驗乃有重傷蓋被他人毆者

而所司不復別詳卽坐雲峯痛責下監于是從泰須索彌多樵城講之未就雲峯益忿破磁自刎于獄其寃遂無從更伸于白日青天之下矣後從泰死樵城瞽已過十有餘年至壬子歲樵城忽自語金釵不關我事者數日不住聲死之夜托夢與其孫女云爲爾家金釵事陰司要結此案拘我對理今別爾去矣其孫女蓋歸于雲峯之族人者天明樵城之訃音忽至事與夢合當日傳聞之皆知寃屈事天道雖遲久而必發可畏哉

間

青岩路氏曰豈惟必發哉發未嘗不傳信人間使人知之蓋天之細密如此然此亦天道之常無論余所歎者周尙書清苦至不能還鄉而雲峯借家聲與人賣釵雖無罪豈無罪乎爲清尙書孫曾者慎哉至樵城方秀才更無論已周雲峯其人無足爲周記第事在明末識之以見周莊懿之裔垂二百年于此而有人可見云爾

鄒濟

太子少保鄒文敏公濟字汝舟其先嘉興人徙餘

字

杭洪武十五年以通經儒生舉卽授餘杭訓導累官平渡知州公博學修行能文章樂易無崖岸兼通老釋靖難後大臣薦修高廟實錄錄成永樂元年陞儀制郎中已而修永樂大典諸儒惟公以總裁及征安南公參贊大將軍軍中事草獻俘露布八年陞廣東參政十年坐事改考功郎中獻陵留守南京釋宮寮改公右庶子進少詹事當是時宮寮多得罪徐善述王汝玉馬京梁潛周冕相繼下獄死公幾陷死地者數矣竟積憂懼成疾東宮憐

之書問曰卿善自攝疾不諱卿苗裔余爲提攜不使墜人蓬蒿公卒後獻陵悼念舊學贈太子少保諡之曰文敏建祠令有司春秋祀公公之子幹後登進士官至禮部尙書贈太子太保云

青岩路氏曰鄒文敏公雖籍餘杭而永樂以後卽官京師迨輔仁宗留守南京卒于南京子康靖公在南京自此以應天府學諸生科第起家則世爲南京之人可知而文敏公卽爲江南鄒氏始遷之祖亦可知矣余考鄒尙書康靖公傳不得于鄭端簡公吾學編得文敏公傳因先列之以表國初此鄒宗之所自來其後我江南之鄒以人才著學宮者每彬彬不一族特聞見不及未審其爲文敏之裔者何宗也

鄒幹

鄒尙書幹字宗盛江甯人登正統四年乙未進士第官至太子少保禮部尙書

青岩路氏曰按正統乙未吾鄉倪文僖公謙以第三人及第後官至禮部尙書鄒公亦爾則是科得

兩禮部尙書矣盛哉鄒事莫訪據志錄姓名以俟考

鄭端簡公吾學編太子少保鄒文敏公濟傳後曰康靖公幹文敏公之子也先是獻陵監國時遣公入應天府學月給米二石正統乙未公登進士第歷官太子少保禮部尙書致仕年八十四卒贈太子太保諡康靖

青岩路氏曰據此則鄒康靖公幹不惟名賢之裔留于吾土者當知以其始終卓然年位交臻當亦爲吾土之名尙書而仕跡鮮傳先正考論者亦鮮及何也一時誌耆舊者適少其人日遠日忘以至後起者並不知有若人而不問惜歟

青岩路氏曰鄒康靖倪文僖同年甲第同位禮部尙書未審康靖位尙書深淺與當何代考周文安公宏謨傳云成化初宏謨爲祭酒兩國子上言我朝尊崇孔子冕服循前代用天子制而禮樂不稱號封不加以爲缺典宜更事下禮部時鄒尙書不可據此則公爲禮部尙書必在成化之中也又考

明吏目公父子俱有傳云既又見成化十五年秋
罷戶書楊鼎工書王復南兵書薛遠等時六科十
三道劾奏鼎復遠及南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
旱皆四方人妨政失職所致宜罷不允鼎乞致仕
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尙書尹諱詢江南時
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熟請以歸諸公北直隸大水
皆溥與薛某當之諱笑曰諺云女婿牙疼却灸丈
母脚跟衆爲之哄然傳笑溥不得已乞致仕薛遠
聞劾亦馳疏乞罷與王復鄒幹並賜歸事見通紀

據事則公致仕在成化十五年仕蹟可以槩推矣
又按公以正統三年及倪文僖公同舉于鄉次年
卽同聯捷進士是年應天府學進士止公二人二
人後同仕至禮部尙書同加宮保同得諡異哉文
僖公先以一甲第三人及第而公先以仁宗皇帝
送入應天府學朝廷月給米讀書自仁宗監國迄
今正統三年且十五六年則尤異是當表而出之
者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三終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四目錄

尙書諸宗 二

倪尙書謙暨岳一宗

倪謙 倪岳 倪阜 倪阜 倪彰 倪廣

倪民悅 倪澤 倪翰儒

張尙書瑄一宗

張瑄 張綱 張紡 張鉞

童尙書軒一宗

童碧瑄 童軒 童紫芝 附見 童時

翟尙書瑄一宗

翟瑄
翟瑛

吳尙書文度一宗

吳文威
吳文度

陳尙書壽一宗

宗未考

陳壽

王尙書敞一宗

王敞
王會

王全

王企

王鎮

王振宗

劉尙書麟一宗

劉蒼

劉麟

劉鳳

劉牖

劉序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四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倪謙

倪文僖公謙字克讓號曰靜存其先錢塘人也國初徙實上元為上元人公生有奇質正統四年以一甲第三人及進士第十四年己巳奉使朝鮮風采凜然時有所作即度揮洒畧不經意見者驚以

爲神厯久國中猶梓行其文景泰間入直文華殿
凡應制賦詩中官立候以進厯陞左春坊大學士
兼侍講天順元年晉學士簡侍東宮上大學諸直
解又明年主順天鄉試勢家子弟不獲倖進被誣
謫戍開平四年憲宗詔復舊職尋與其子岳同日
奉命入史館纂修英宗實錄進禮部右侍郎轉南
禮部尙書乞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賜諡文僖公德
量寬洪誠信無僞喜獎後進不遺故舊嗜學至老
不倦祝枝山云公願躬廣願美如冠玉腹大十圍

體有四乳顧文莊公云公會孫翰儒舉公腰帶圍
可容中人四軀立朝多所建明著玉堂稿上谷歸
田稿遼海編南宮稿公居在鐵作坊坊隘巷夾道
鐵工列肆公輿從出入肆工皆起立公呼至前語
之曰汝吾鄉人毋爲我出入防汝作務第坐爲之
後復起立再語之始坐而不起後有某御史亦世
居巷內授職後怒居民倨坐執送巡城欲加以罪
巡城御史詰問爾等小民何敢如是居民訴曰小
民俱爲倪尙書所誤備述前事且云實不知御史

又尊于尙書也巡城盡釋之次日謂某御史曰聞
居民言令我亦慙後文毅公岳在南兵部每往部
遂步出街口始登車或問之曰鄉黨父兄宗族故
舊生長于此豈得居然自尊又嘗曰吾輩兒童時
能讀書作對鄉里親姻俱喜忽而入學補廩中舉
中進士又皆喜及其爲官居鄉刻薄此心何安且
朝廷作養學校廩膳科舉入京諸費執非鄉里脂
膏一旦得志圖報不得何敢妄作威弗乎聞者莫
不服爲名言

青岩路氏曰勲德至倪文僖公文毅公王襄敏公
卽居鄉小倨君子亦豈曰不然然而誌三公遺事
者特誌其出入里巷之細節若其生平之事業文
章猶人之所可同而此爲獨不可及者蓋曰此無
與于勲德而正可以觀前賢有勲德者之氣象也
義顧不小矣吁後之君子猶有聞是風而敬之傳
之若顧文莊公者乎

詞林記曰景泰間選內史秀異者四五人進學文
華殿之側室倪公謙呂公原實教之上時自臨視

命二人講倪論講國風呂講堯典稱旨問二人何官倪對以左中允兼侍讀呂對以中允兼侍講上問幾品對曰皆正六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取官制視之公進汝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他日上再臨視則二人已遷坐室之隅上訝之問以故二人對曰凡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禮也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青岩路氏曰公初進之日天子內庭面共斟酌親與定官大用之日父子同辰並躋清要此自昔遭

逢之所未聞也豈不盛哉

金陵名賢帖記云倪文僖公以禮部尙書致仕誥文毅公手書一通奉天承運皇帝制曰禮部古春官卿宗相之職也相郊社禋祭之禮和尊卑等列之方其任爲至重矣國家稽古建官尤慎斯職非得直清寅畏之賢曷稱神人之託爾南京禮部尙書倪謙資性寬和才識通敏早登科第薦歷詞林史館效編摩之力經筵據獻納之誠事朕青宮方咨啟沃奈何被累遂至閒居逮朕嗣位之年卽下

復官之命任學士于演綸之地遷亞卿于掌禮之
司再轉南都益修前緒乃眷往勸累進正卿顧倚
毗之方隆胡休致之遽請爰遂優閒之志特敷寵
異之恩茲進爾階資善大夫錫之誥命以示褒榮
尙祇承于殊渥用茂享乎遐齡欽哉初任行在翰
林院編修二任本院侍講三任左春坊左中允仍
兼前職四任侍講學士仍兼左中允五任左春坊
大學士兼本院侍講六任通政使司左參議兼翰
林院侍講七任翰林院學士八任禮部右侍郎九

任南京禮部右侍郎十任南京禮部尙書

青岩路氏曰公經履十任而官銜清似一條冰真
可謂之清貴矣非玉皇香案吏來何以享斯清第
余嘗以爲文僖公尤勝于文毅公之維嶽降神也

倪岳

少保倪文毅公岳字舜咨父字僖公嘗奉命祀北
岳禱而生公故名岳公瓌偉秀異目光炯炯望之
如神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天順元年進士入翰林
爲編修考校纂綴精詳安雅進講上前敷古義傳

文

傳

時政言意剴切音吐洪亮上喜歷陞侍讀至學士
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民生休戚財計登縮戎禦
利害無不諳暢歷官執政每大廷集議慷慨持正
論一時儀文古典軍國重計多公裁定公又公于
奏議一瀉千言春容鬯遂考古道今會文切理下
至瑣屑案牘吏人傍候運筆如飛畧不經意成化
二十三年茂陵升祔詔禮官集議時耿裕爲尙書
公侍郎疏言國朝九廟已備今憲宗祔廟議者感
謂德懿僖仁四廟以次當祔至太祖爲百世不遷

咸

長

之祖是知尊太祖而不知太祖之尊其祖也昔周
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國家
自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比周之后稷不可
祧明甚懿僖仁三祖以次當祔太祖文皇爲周文
武百世不遷禮也憲宗升祔當祔懿祖一廟宜于
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
暮則奉祧主合享應古祫祭之制又議孝穆太后
當祔廟公言周姜嫄爲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
禮有享先妣樂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

見其名此別廟之證蓋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先殿儀奏上詔可時釐正京師諸淫祠剔刮冗費議皆出公手耿公方正持大體禮文事多屬公見公疏稱善不啻已出禮科右給事中張九功少詹事程敏政又欲改定孔庭從祀諸賢及七十二子公言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貶議然秦漢以來六經出于煨燼賴諸儒抱遺經專門講授經得復存自唐之註疏咸祖其言而今之經傳引用尙多其說何可盡廢況七十二子名字自司馬

遷以來相沿已久今生千百年後安敢臆定進左侍郎會災異求言與尙書共疏寅畏天戒七事未幾復陳八事守嶺南內臣韋眷誘撒馬兒罕貢獅子開海道公力言南海非西域貢道禁不許通斥還貢物六年代尙書內臣韋泰傳旨召國師領占竹于四川公抗言領占竹僭號法王淫昏矯僞上初登大寶首納諫言削奪斥遣傳聞四方共稱聖德今復召還殊駭羣聽初成化時累度僧道馬鈞陽言非便下禮部議公言成化二年度十三萬二

千有奇十二年一萬三千有奇二十二年二十二
萬四千有奇十年一度國版日耗異端日繁愚耗
民財坐侵民食宜立嚴科痛加條革如文升議便
九年改南京吏部尙書加太子少保未幾改南兵
部參贊機務秉正達變不激不隨百廢頓舉十一
年清宣廟諱宮災條上修省二十八事十三年召入吏
部爲尙書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正色昌
言干謁消阻或勸公毋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
輒撓沮不得盡行其志公曰冢宰職固如是公才

宜

學識量優于經濟狀貌魁梧又足稱其志意於諸
卿中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相徇先是宏
治六年鈞陽言五嶽之名室從京師我朝北嶽乃
在京西當議改公言北嶽恒山祀曲陽歷漢至今
二千餘年不可輒改上從禮官議昔金世宗時議
者以都燕請別議五嶽太常卿范洪言軒轅居上
谷在恒山之西虞舜居蒲坂在華山之北未嘗據
都改嶽公議良是鈞陽又嘗言今天下財力大耗
計無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今官稍增以足國用

宜

下廷議公曰東南民力已竭又復重之且生變誰
任其咎事得止十四年卒贈少保諡文毅國朝父
子爲學士翰林得並諡文自公父子始文集並傳
自王忠文後再見云

青岩路氏曰考公掌銓繼太保屠襄惠公浦繼公
者爲太師馬端肅公文昇公處其間足稱中勁而
當時獨諡公以文則擾推公也亦可知矣又考我
江南人才以尙書稱重者公父子外若劉公麟翟
公瑄吳公文度王公儻梁公材周公金王公以旂

聚

顧公璘等成宏正嘉相去不數十年間而以名臣
先後相望且其間都憲侍郎臺諫撫臺方伯外內
稱重者累累不一洵一時氣運之後哉後此人文
寥寥論者多歎夫亦未觀其盛也已

鄭端簡公公傳論曰文毅公奏議多不錄錄其論
西北備邊事狀畧云論事者貴審理勢酌古今凡
肆夸大耻雷同皆非爲國忠謀者也近歲虜酋毛
里孩阿羅出索羅忽朶加思蘭大爲邊患蓋緣河
套之中水草甘肥易于屯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

諸

難于守禦是以轄于榆林者若孤山安塞安遠定
邊諸路轄于宣廟諱夏者若花馬池典武高橋萌城諸
路皆其人寇之有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
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
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
櫻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衄怯懦者退避
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要其歸路虜遂源源而
來洋洋而去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于我者衣食
自恣屢起盜心處于彼者窟穴既安遂無去志虜

勢不輯邊患不

宣廟諱

上厓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

二舉一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

擔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

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投殺傷我士卒悉

泯弗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呈勢甚至濫殺被擄平

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

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

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之廝養而肉委

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轉餉之民天怒

人怨禍機日深非細故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藜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于出禦以藜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彼有門庭之喻此無陛楯之嚴可乎頃兵部建議遂于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旣遠往返不遑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疲于奔軼况聲東擊西虜人奸態擣虛批吭兵家奧策精銳旣盡而西老弱乃留于

北萬一北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俾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升米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尙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甚不得已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

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
之人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
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
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
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
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
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寓
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
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靡廩之虞士卒無飽食

之日至于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
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
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
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
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
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
顧之憂于陛下誰果分憂盡心効力乎探之建白
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
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故城則東西

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
之人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
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
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
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
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
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寓
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
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靡廩之虞士卒無飽食

之日至于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
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
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
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
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
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
顧之憂于陛下誰果分憂盡心効力乎探之建白
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
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故城則東西

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
之人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
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
鹽法日沮而邊儲不充如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
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于
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
日散而少則粟益貴而不知者遂于養兵之中寓
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
實則侵剋軍儲故朝廷有靡廩之虞士卒無飽食

之日至于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居之時一日之
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
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
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
數背公營私罔上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
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
顧之憂于陛下誰果分憂盡心効力乎探之建白
察之論議則又往往紛紛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
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故城則東西

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
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
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
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論漕運蓋論準古故跡復
河渭之運免今陸運之害議爲尤善可以永利云
青岩路氏曰此文毅公所謂爲國忠謀者也卽此
一疏其不肯隱昧以誤朝廷不欲誇張以欺當世
而公之事業公之學問公之存心爲人具可思矣
嗚呼公尙書禮部無不明之禮尙書兵部無不明
之兵尙書吏部無不明之用人非天下之事莫不
透見有素其能如是哉江左浮浮文章之藪耳而
當其盛也實心實才實用足以爲天下重者每時
不一人此吾江左之所以爲江左者也

倪阜

倪布政阜字舜薰文毅公岳之弟文僖公仲子也
登成化二十三年丁未進士第以庶吉士改工部
主事歷任四川布政右司西人不舍其去有垂泣
者至岳州病卒無以爲殮其清苦如是

清溪集載文毅公重九日泊舟廣陵蕭然孤悶有
懷阜弟因次其贈別詩韻二首以寄詩曰天涯離
思正逢秋一別生增兩地愁極目松楸懷故國傷
心風雨坐孤舟家聲如此深相託世路茫然尙可
憂今日登高誰與其相思惟有淚交流又曰幾年
奔走愧功名猶悔蹉跎百未成滿望鴈原承世業
且從鳳嶺樂餘生清秋對雨難爲別白晝看雲倍
愴情寄與卯君宜更勉頻傳書札慰坡兄又寄阜
弟云惆悵鴈原話別難河西風雨曉猶寒扁舟欲

發仍留纜正馬將行屢據鞍客邸有懷惟夢遠征
途無恙且心寬平生家學君須記祇把清忠守一
官

青岩路氏曰每咏先賢兄弟贈答之詩輒不勝爲
之深感蓋不惟鴈原之義切切動人其不忘世業
但願前音不替而不計令名之在爾我此家之所
以多盛而一代人才之所以不絕也嗟乎祇把清
忠守一官舜咨先生之愛其弟者若此則舜薰先
生亦焉得不以一生清苦答篤愛于其兄乎哉○

又曰兩先生固異母兄弟也文僖公元配姚生文毅公岳繼郭生布政公阜暨皋共三子
文毅公外祖妣王孺人記云外祖妣姚母孺人王氏歸外祖考友直姚處士時之聞人也生子愷及我先妣夫人而處士沒家饒愷方幼弱孺人綜理有法先是處士弟友聞妻喪遺子恆方月餘孺人卽抱養之乳育之十有三年恆卒以京庠高選取薦于鄉人固多孺人之慈教也先妣夫人正統己未歸于家君遂偕上京師孺人慈愛不能忍乃以

明年來視官邸先妣孝性天至懇留養焉時宦況貧約孺人出自豐裕之族顧乃安之而所以贊導先妣者居多先妣生不肖兄弟凡六人懷保煦育孺人無所惜其力不幸天闕不遂不肖及女弟淑靜僅存焉歲己巳先妣有疾孺人因攜之南歸時國家多事而家君復遠使外國益以驚憂遂至不起景泰庚午春卒于南京棺殮衣衾一遵禮典悉出孺人之手不肖生僅七年女弟甫二歲尤多疾疢可哀憐孺人乃遣不肖同其諸孫讀書鄉社而

又曰兩先生固異母兄弟也文僖公元配姚生文毅公岳繼郭生布政公阜暨皋共三子
文毅公外祖妣王孺人記云外祖妣姚母孺人王氏歸外祖考友直姚處士時之聞人也生子愷及我先妣夫人而處士沒家饒愷方幼弱孺人綜理有法先是處士弟友聞妻喪遺子恆方月餘孺人卽抱養之乳育之十有三年恆卒以京庠高選取薦于鄉人固多孺人之慈教也先妣夫人正統己未歸于家君遂偕上京師孺人慈愛不能忍乃以

明年來視官邸先妣孝性天至懇留養焉時宦況貧約孺人出自豐裕之族顧乃安之而所以贊導先妣者居多先妣生不肖兄弟凡六人懷保煦育孺人無所惜其力不幸天闕不遂不肖及女弟淑靜僅存焉歲己巳先妣有疾孺人因攜之南歸時國家多事而家君復遠使外國益以驚憂遂至不起景泰庚午春卒于南京棺殮衣衾一遵禮典悉出孺人之手不肖生僅七年女弟甫二歲尤多疾疢可哀憐孺人乃遣不肖同其諸孫讀書鄉社而

歎

所以安養其身者無幾而憂累其心者屢及若夫
舉我二母之喪罔有遺缺撫視不肖子女四人者
皆底有成至于憂患之中竭力保全無所顧避竟
致隕命于邊陲之下雖垂絕之際猶念幼弟呼不
絕口畧不及其家其所以爲倪氏之心可謂終始
不少渝者矣豈勝感悼倪氏子孫容忘之哉
青岩路氏曰愚間觀此歡文僖文毅父子接迹勲
名文章暢之極矣人抑知其天之阨之乃有若此
蓋人生理未有全順者也但不全順之中而值有
補其厄數之人卽其異福姚母之義奇絕古今矣
要惟天設此人以補倪運之厄非易易也

倪彰

倪中翰彰文毅公岳之嗣子也公清溪稿長沙李
公東陽序之末云先生父文僖公集東陽嘗得序
之先生之文手自編定以所號清溪名清溪漫稿
將行于世其嗣中書舍人彰請予序予惟先生諡
文毅國朝父子入翰林爲學士並諡爲文寔自倪
氏始且以文集繼世梓行者金華王忠文之外不

願

一再見亦于此著一代之盛云愚詳此知以文毅公以顯重其生時不自行其集至嗣子彰乃行之彰時初仕方以舍人在中書又文毅公告祖塋文某鈔承上命來典南銓仕于故鄉獲奉邱壟寔惟人子至願世所罕遂者也况嗣子彰亦蒙恩例得入南監宦業可繼此皆祖宗蔭庇致茲榮幸詳此知公晚年尙書南吏部彰方以蔭子讀書南監蓋公之子蔭者彰一人也

文毅公別傳曰初文僖公祈子北岳夫人姚夢緋

絕

絕神入室而生公公生五歲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文僖公異之舉進士進學士後主考京闈在禮部累知貢舉損益舊法遂不可易值遣祭靈祐宮金闕玉闕公奏曰徐知誥知詳唐叛臣之裔也祀典不敢議廢但歲時典祀一寺官之職耳宗伯何與焉著爲令在南兵部兵民倚重相戒不敢犯法留都肅然所吏部進賢退不肖迨病猶手書薦稿竟不及家事卒年五十有八公性孝友篤念故舊雖奕世貴顯無遺資自人仕

在

卽盡留心天下之事莫不諳習每大廷集議衆相視不敢發公獨以片語折之無不敬服公夫人盧氏名允貞字德恆白描工妙有九歌圖璇璣圖二卷藏于家曾孫民悅曾出以示客周吉甫見之子霖以廕敘官至知府按公廕子公集作影傳志多作霖未知霖卽中書舍人影影卽官至知府之霖否公無多子疑霖卽影作霖者誤俟考

青岩路氏曰倪文毅公仕途無不美美無不足獨盧夫人良配而早世艱于嗣得子遲爲其生平所歉貴人亦必有所不能全理固如是也

文毅公盧夫人誌曰先太子少保文僖府君在宣德初與今浙江布政司參政盧公雍同以垂髫之年游京校至相好也雖兩家祖若父亦交愛重之不啻親子弟居常戲相謂曰他日授室生子必講姻好旣而果然嗚呼孰虞斯好之不終哉君諱允貞字德恆別號恆菴參政公其父封兵部主事清其祖也母顧安人君本宦家產稍有知卽熟詩書之訓動遵禮知自貴重天順丁丑公舉進士明年

孰

帝里明倫文獻卷之四
三
君隨親上京師又明年先君爲怨家所搆下獄君聞之隱痛成疾甲申子忝進士君年十有八公以歸予時先君尙在謫君朝夕北望不忘修饋未幾有詔賜歸君執婦道惟謹先君喜謂公曰吾兒婦殆女中狀元也又數數謂人如謂公者成化丙戌先君自禮部侍郎休致南還己丑予乞省覲君在行明年家值回祿居業蕩然先君弗懌君曰舅甫脫憂患豈可重擾其心君雖初仕甚貧然非有以安之不可也吾盡斥簪珥屬先置屋數楹奉居之

敬

而君急就職藉祿以養何如予曰然明日卽攜以出市大屋三楹建之故基規制宏敞先君大悅乃還任請祿以歸于親丙申先君賀萬壽留京一月君竭力侍養親致甘輒以夜繼日不知爲勞因益重其孝明年疾解尙書政子亟圖歸侍君復謂予曰君侍經帷講明春春坊進學君或預選則未可言私幸早圖之遂以季冬拜疏以行旣歸予日以迎醫問藥爲事朝夕起居之宜衣飲之節君獨任之如是者逾年易簣之夕惟予與君侍側襲斂服

帝里明倫
卷之四
三

用多自君手將殯而君病不能興大慟發引日力
疾強扶以出悲動行路及反哭則宿恙洒然去體
矣亦君孝誠所致也庚子春君病飲食嘔逆醫診
之曰此孕脈也不月愈予心異之自是體履康和
大勝疇昔秋八月產得男而頃之君遽卒兩族環
視一七莫施得年三十四而已痛哉君之子彌月
見于祠堂名之曰孝孫亦曰應麟始予嘗謂君曰
君久乃字殆天授也其亦先人在天之靈有以陰
相其後然歟乃不久應麟亦殤公更以詩識感

青岩路氏曰按應麟殤盧夫人無嗣文毅公繼配
夫人姓氏未曉蔭子彰未審所出俟考又盧夫人
誌有召子震之語亦莫詳而郡誌恩蔭表係公蔭
者三子霖以蔭敘官至知府孫廣任通判曾孫民
悅任蘄水令云又繹文僖公孫翰儒尋甸知府並
未審所出

又按寶幢顧先生器倪太宰詩有承宗幸有賢猶
子活水源從一派來句則文毅公似終于無後未
見全誌不敢決總俟詳

哭

倪民悅

倪大令民悅字公甫以廕敘官蘄水令雲浦盛先生攝山棲霞寺供繡佛記曰攝山棲霞寺繡佛者乃宋明州定海縣女子陳氏爲父母而作以資冥弗者也流傳之久不知何時遺于江浦之定林寺栖塵梁上金陵倪民悅字公甫者以四代尙書之世廟諱綰一縣令尹之章出宰楚圻入覲燕闕廻轅之次偶驚睹之遂酬以俸資攜歸故里緇裘脫畧重爲裝潢用萬厯元年癸酉仲春躬同緇素送入于

福

攝山棲霞寺夫公甫以一日之遊往遇百年之勝迹三圖因片時之遇來栖干佛之名巖此其機緣會合若有不偶者矣旣而甲戌公甫以事走都遇于少司馬新安汪公之座告予以旣解蘄水之組將尋攝嶺之耕奉我慈憫永棲淨域子於歸時爲我作記他鄉故友握手生歡寓邸新知論心多感予心許之而未暇也今年戊寅三月十又四日公甫又邀余爲採茶之讌復經此地登陟之餘公甫再伸前懇予乃以十八日之晨起坐而諦觀見其

金綫雖微玉毫如在蓮花雙躡纓結同行手內楊
枝洒甘露于一滴胸前寶葉現瑞影于千層誠世
外之奇珍乃山中之淨供也夫公甫以簪笏之英
謝統綺之習自大皇父文僖公大父文毅公父雲
南公奕葉相承虔心益固善緣屢結勝果常成遂
使母氏三人同心一志撫茲遺蔭致有今時此雖
不足以概公甫之孝思獨不可以見慈親之貞懿
乎予于曩時已與公甫結筆硯之交矣茲者年踰
知命身且鰥居結辭婚嫁于區中禪悅于林下女
無靈照深愧龐公子非仲璋敢希明老祇以聽講
之餘述爲此記庶他時得人貞珉同垂觀于後日
也

青岩路氏曰流云倪公甫民悅遺文有江上編夙
知公甫先生倪氏後來之俊而未明其世系文毅
公恩廕子霖官知府孫廣通判曾孫民悅蘄水令
未知民悅卽廣之子否廣卽盛君仲交所謂雲南
君否俟考閱棲霞誌見仲交此文與其事俱可愛
也因錄之以備公甫先生一節要其出處與其爲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四
人大概亦卽此可推也

張瑄

張尙書瑄字廷璽一字古遇晚號安拙翁世爲江浦縣人正統間爲縣學生中太年辛酉鄉試明年壬戌卽登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陞江西吉安府知府治蹟顯著天順中陞廣東右布政會廣西流賊越境攻破屬邑晝夜躬督官軍擒殺之不憚艱險同列莫不歎其忠勤躬督各屬造豫備六十二處修理陂塘圩岸四千六百六十六處修築廣州

新會等府縣城垣一十一處成化中轉左布政使鎮巡交章謂公德行才識剛方仁惠宜民乞留任以慰民情詔可無何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弗建海寇如林壽六魏還三等山賊如葉旺春等公皆區畫擒斬之境內以安朝廷賜勅稱其處置得宜改巡撫河南風紀益振入覲奏論時宜若安插流民責成守令修舉武備甄拔滯才等一十八事悉皆施行公所在多便民善政尤留心荒政備凶有法而賑濟及時往往活人不勝紀晉南刑部

左侍郎尋陞本部尙書年七十有一謝事家居公天性儉約居官幾五十年自奉如寒士吉安閩廣皆立石以紀功德所著有香泉稿粉署餘閒稿凝清集閩汴紀巡錄南征錄安拙類稿若干卷宏治甲寅秋卒于金陵之里第子綱以廕敘府通判紡成化二十二年丙午舉人孫鉞嘉靖十三年甲午舉人亦官府通判皆京學生

青岩路氏曰張尙書治才也以其英果有爲之氣而日運其忠勤不息之心竭力終身退而安拙著書可謂大臣矣公籍棠邑而顧文莊公收入京城尙書數間者蓋以其越江而南居金陵里第故也今仍之又按京學鄉科志成化二十二年張紡嘉靖十三年張鉞公子若孫兩代皆列名京學數內則公世家京城可知

童碧瑄

童封翁碧瑄號曰玉壺南禮部尙書童公軒之父也世爲鄱陽文北鄉樟潭里人祖元愷妣孫氏父金友妣章氏玉壺先生妣章氏陶氏以尙書軒貴

祖父皆累贈至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尙書妣皆夫人童本儒族至玉壺先生以精天官學永樂之初召充鈔天監天文生尋命人文淵閣纂修天文諸書公先有三子皆留鄱後家南京秦淮之西生尙書公軒幼穎敏異常兒讀書過目成誦玉壺先生愛而異之乃召其仲子惠來繼其天文家學而一意教公俾攻進士業公博學篤行文譽日著選充應天學生正統丁卯遂領鄉薦登景泰辛未進士第累官至尙書贈太子少保而玉壺先生并其父

金友亦皆累贈至資政大夫南京禮部尙書

青岩路氏曰考昔先正蓋莫不推童公軒爲吾鄉第一人者則公之德望可思矣玉壺先生甫來宅乎南京不惟得美終之貴子而遂得芳遠之賢子若此此其啟宗知必有人事可觀夫豈獨天文足世其家哉老年得後者司成余公幸八十舉子然而不育尙書童公七十四遺腹乃竟傳家及遠數也君子曰亦不盡數也童宗明末猶炳炳著愚卽未審果紫芝裔否要必玉壺先生之裔也然則玉

壺先生之德望蓋亦可思矣

童軒

童尙書軒字士昂故鄱陽人父碧瑄以精天官學占籍南鈔天監公幼好學而書過目成誦以景泰辛未進士拜南吏科給事中公思舉職深居簡出不妄與物接嘗疏言省冗員公考察倡武事擇師儒杜幸進恤京民又言南京糴貴爲民飢請賑又疏止詔南京採辦翠毛魚魷諸物以萬計英廟復辟覽公奏嘉其敢言公尋上疏言弭盜安民數事

願

面

尤切時弊制歸起改戶科給事中癸未同考禮部會試得倪公岳等十數人時稱得士憲廟踐祚公首上疏言帝王之治當知本末隆聖德用賢才納忠諫愛小民謹邊備本也而簿書刑名其末也顧時引儒臣講求祖宗謨訓及古帝王修身用人之道推而行之則聖德隆命在廷三品大臣歲舉堪任方而一人且嚴連坐之法進用大臣亦召三品大臣于便殿又舉一人不當者科道糾之則賢才用臺諫之言賞其直貸其過則忠諫納養民之政

在戶部凡奏報災傷卽加優卹則小民安多方求將厯試所長文武有犯輸粟于邊則邊備謹上優詔褒美並下諸司舉行之未幾四川盜作命公往撫公至徧厯賊巢宣布恩威賊皆羅拜乞生公悉慰遣之進都給事中會賊首某者悍旋復叛去公偕鎮巡三司分兵勦捕躬冒矢石斬獲無算凱還川人繪班師圖以紀明年夏川撫言賊復猖獗委咎公且議出師公曰賊已平奚用出師不數日捷奏果至猶坐言者謫浙壽昌令已而入覲上疏自

理廷議以爲寃於是宗伯姚公薦改公僉事督雲貴學政聲大起薦者交章召拜公太常寺少卿掌鈔天監事己亥夏進正卿仍掌監教諭余正己奏言厯法之差上命公與之考論不合上公言歲差置閏其來已久我朝考厯制象尤爲精密雖日月薄蝕不無先後晷刻之殊分秒多寡之異則以土有南北高下故耳正己乃謂天地有自然之冬至以至朔望置閏皆非人力可爲是不知古人以數求天之術顧以小智亂成式宜下之吏以正其

從之復正天下陰陽官納粟免考非制癸卯春予
告歸里蕭然一室非知舊不輕接納縉紳重之宏
治改元會鈔天官以不職罷衆復以公薦命公仍
掌監事夏六月日有食之公言日食紀元之初當
盛夏火旺之候宜修身窮理進君子退小人以謹
天戒尋辭掌天文舉吳昊張紳高鍾自代是冬進
右副都御史提督松潘軍務兼巡撫時蜀歲祲公
首舉荒政而雨亦隨足乃立禁令三十餘條皆安
邊保民之政復以南路鎮番一帶苦蠻夷出沒歲

所

機

減軍糧備犒賞非便奏以四川官帑銀布代之戎
卒乃安公復以其地險遠蠻夷雜居疏言松茂威
疊戍守甚艱而疊溪一路尤甚宜調兵設衛令一
都指揮守之四處要路各設一倉以便轉輸令一
布政司官督之復言沿邊衛在州縣皆在萬山中
關堡與蠻夷共有害而無利宜捐松茂中羊腸一
線之路則關堡倉廩可減兵無遠戍之勞民省轉
輸之苦蠻有坐困之械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事
下所司議行嘗創兵器給諸關堡爲禦敵具薦按

守皇明代文卷之四
察使林俊可仕中丞時論躉之辛亥晉南吏部右
侍郎甲寅夏進南禮部尙書累疏乞休上再四勉
留公力陳數千言謂朝廷大政闕門一議不足決
是非宜如古公卿大夫各得獻議以俟采擇未幾
以疾卒贈太子少保公身苦不勝衣強學好問至
老不倦爲文淵博雄麗詩有唐人體裁書學迺勁
見者寶藏之性孝友事嫡母夫人備極色養分祿
以贍兄嫂撫姪靈及諸孫應禎皆有恩平生喜賑
人之急而自奉疏食水飲泊如也顧司寇璘作鄉

正篇以訓士云公擇地而蹈擇言而出吐詞濡翰
必軌其方慎哉愿乎君子以爲知言公所著有清
風亭稿枕肱集海嶽涓涘論蜀稿籌邊錄夢徵錄
各若干卷藏于家子時以廕敘官知州一云官止
荊州府通判

青岩路氏曰前賢言吾鄉尙書德望勲望俱當推
童尙書爲第一以公之才天文地理財賦刑名兵
機將畧無不本乎懷而裕如而其實則留心當世
未或縱懷自用蓋成宏以前士崇寔學檢其身以

見諸天下一以其誠樸自致故在朝成其爲敢言
敢任之名臣在野成其爲擇地而蹈擇言而出之
鄉正此在昔嘉隆之世論者業已尙之固不翅今
已

童時

紫芝之附見

童通府時宗伯公軒廕子蓋其族孫也西虹司馬
先生林下同會童時傳曰時鄱陽人也字用中官
止荊州府通判承叔祖宗伯公廕入國學豹文玉
質人爭譽焉善議論雄于談則若懸河人皆傾

聽初爲太僕寺主簿其涖南滁日嘗隨寺長貳觴
咏爲邊華泉潘竹澗楊甌濱諸老所器重後佐荆
州亦頗著才名而一時逢蹶仕路遂投閒以歸歸
而扁其堂曰早閒示志也喜爲詩詩亦清婉其後
用中旣卒西虹先生晚年追念同會傳之若此蓋
先是西虹旣返初服里居其時若羅印岡鳳何勳
伯鉞趙雪岩俊邵前川鏞等十數餘賢皆一時名
德古之耆俊而適同在里于是相與以文字歡締
里曲之義修山澤之好而用中亦與其間西虹先

生嘗言用中世家榮顯而脫然富貴華騁愛同吾黨酬觴賦詩以樂其志抑亦異已蓋亦深器重之之意也

青岩路氏曰童通府仕而當世之名賢器重予之歸而同鄉之君子器重予之斯其人可知矣世家子弟有學在已無慚風雅以對人爲有餘以自閒無不足翩翩佳公子良不愧童宗伯軒之廕子哉宦之通否不足問已

宗伯公廕子時據京學志公本傳傳焦文端公所

修公崇祀京學故志有傳又顧文莊公云童公軒年七十四而卒無子遺腹生一公子豫命名曰紫芝

見倪文毅公墓志考倪志宏治丁巳公請告詞益切上許之明年二月公以疾卒居第訃聞上悼惜贈太子少保賜祭于家者再命工部啟其配陳夫人之窆合葬焉公既卒越四月季夏之望遺腹生子以公治命名曰紫芝葬且有期稽勲陳郎中鎬于公世通家乃告予必得予銘公墓而後葬天順癸未予忝科第公實司考校以鄉後進在門

生列其敢以不文辭乃按狀序而誌之公夫人陳氏無子側室李氏生女曰靜娥適錦衣舍人黃璋蔡氏生子一卽紫芝愚初按公之子傳曰時誌曰紫芝未知紫芝與時爲一人與否丙戌春見西虹外史五同傳內有童時傳乃知紫芝自紫芝時自時時係公在朝日借廕孫之列也非子也

後

青岩路氏曰愚今所疑者未知紫芝俊何如耳因念沈韓峯先生卒時亦有遺腹豫名之曰乾陽其後乾陽生世其家夫天眷有德或者紫芝亦有然

乎俟考顧文莊公曰諡以尊名大典也吾鄉倪文僖文毅劉清惠梁端肅王襄敏鄒康靖張文僖周襄敏諸人外堪與此典者不少嘗以其最當者論之如陳靜誠遇高不仕之義于攀龍附鳳之時其蹈高且嘉謨人告覺巢由之爲固矣何尙寶遵矢不諱之義于批鱗捋鬚之日其義勇至視死如飴覺逢干之爲易矣童尙書軒學攬天人之奧其立身范俗也端而毅顧尙書璘文並徐劉之駕其撫民弼教也惠而明陳中丞鎬督學振鄒魯之遺風

而撫綏尤多渥澤殷宗伯邁歷仕挺松筠之素節而恬淡足鎮囂浮此誠人倫之弁冕亟宜易名以示旌異者而竟成闕事余深悵之其後死之責也夫

青岩路氏曰今已矣此不必復問但在當日童大宗伯以勲名終于位終之後朝廷賜祭葬如禮合當得諡而不得者想緣子幼無人上請故也噫斯公之缺陷也夫然公之沒與不沒于天地固不視夫名之易與不易也

翟瑄

翟尙書瑄字廷瑞南太醫院籍與弟瑛並以才名著當世公登天順某年某榜進士第爲奉化令報最擢監察御史在臺有聲執法不撓進僉都御史出撫山西有平賊功上賜敕嘉勞之進左都御史尋進刑部尙書數斷大獄多所平反雖徒杖以下亦詳讞時稱無冤民

青岩路氏曰誌云公天順甲辰進士按天順起丁丑止甲申無甲辰甲申又非會試年期七年癸未

春會場火八月補試中吳鉞等榜或者公中是榜
中俟考科貢志天順八年應天府學第進士者五
人周源倪岳孫義翟瑄張吧按天順八年甲申正
月上崩八年非會試期期在七年癸未志云八年
非通紀天順七年癸未二月會試場屋火八月禮
部奏補試天下舉人乃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
同侍讀學士錢溥爲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
人翟公蓋中七年癸未秋八月吳鉞榜會試者也
至更考是前鄉榜則竟脫公名無科分可稽公弟

瑛第成化二年進士止後公一科而鄉舉則在永
樂二十一年癸卯自永樂癸卯迄成化二年丙戌
首尾四十四年世有如是之老鄉科乎弟如是兄
可知是翟氏兄弟登第俱當六十以外第後仕途
積累少當三十年乃至于尙書至于太常卿則皆
將百歲翁如是而猶曰從容還林下然乎否耶緣
翟公因并詳倪文毅公傳則曰天順元年進士又
提向前七年凡志傳訛脫往往若此此皆無無余
所異者倪文僖公第進士同鄉同年有鄒公幹並

論

位尙書文毅公第進士同鄉同年有翟公瑄並位尙書異矣哉盛已

翟瑛

翟太常瑛字庭光尙書瑄之弟也永樂二十一年癸卯膺應天鄉薦登成化二年丙戌進士第讀書中祕出爲禮科給事中旣而改兵科敢言封事凡數十上于時政多所規切朝廷頗嘉納之晉職至太常寺卿以病乞歸公孝友真實事兄尙書公白首相敬無異事父自幼好學終身無倦喜京遊虛

交

懷茹納在告時四方賢士大夫問勞者沓至公裁答縷縷運筆斐然兼長書法作字揮翰若飛而結體流麗可愛人莫不寶異之今人家書畫題跋有錦屏山人者公病後筆也卒及其兄尙書公俱葬新郭世稱兄弟之羹者必曰二翟云

亭美

青岩路氏曰吾鄉兄弟才名並著稱樂山林者不少卽比肩科甲快然稱得意若二陳二顧二何之類者亦不乏人然昆季之歡取夫壘篴之相應耳若夫才稱聯璧而意懸胡越抑亦何樂之有青雲

並起而白首同歸愛敬不更于已貴若一翟者殊足風已

青岩路氏曰據傳太常之初第進士也讀書中祕是必以庶吉士起可知已夫庶常之選例選青年設太常以永樂癸卯鄉舉其時歲卽十六至成化丙戌四十四年之後第進士年已六十矣尙可預讀書中祕之選乎哉余故知志之訛不待辨也

青岩路氏曰太常公詩文字翰傾動一時而世竟鮮傳求之歷年不能見其手筆丙戌孟夏之吉得

趙駙馬都尉輝節母詩卷中乃見公親筆五言長詩一篇其字法結體之妙允若所傳愛歎久之因識其詩詩云趙氏有賢母挺生不世姿勤儉安清素懿行超凡夷一朝老椿樹忽向霜雪萎悲風颯然至白日天爲低妻道已無成處變復有爲孀居若許年冰玉恆自持一寸鐵石心斷斷不可移遺孤時保嗇兢業常思危少長知爲學立訓嚴箴規博帶薦我冠玉葉聯金枝國爾安忘家懋績匡明時九重優命下貞節旌門楣思夫不可見地下往

從之死猶執婦道生已全母儀淑人今已矣名姓
竹帛垂茫茫九京去斯言知未知是詩結體古淡
不入一點時氣推之則公之詩文大概可見矣

吳文度

兄文威

尙書吳公文度字憲之號交石江甯人少與兄文
威同茹苦力學公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龍泉
縣擢御史出守汀州轉參政進布政陞南京右都
御史以南戶部尙書致仕公所至政聲藉甚性敏
捷見事疾當機輒發無所避然常求情于法中其

尚 去

請老歸也田宅無所增曰吾親起儒官貧素今亦
足矣家居視諸猶子無異已出與故舊處猶布衣
也王丹邱曰交石尙書有姊老而寡居尙書之家
亦能詩文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咏或來詣常書
者值其他出輒請老姊見與議論問近日有何篇
什供茗而士當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曾不以
爲異也尙書友愛篤甚爲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
門橋南嘗于橋上遇其兄踽踽步行卽下與扶攜
而歸至今里中談盛德長者必推交石先生顧文

莊公遜園客語曰周約菴尙書父衛軍也家于交石吳尙書之側開小酒舍尙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吳尙書門吳公目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藕杏吳公出對句云緣荷方得藕周公應聲曰有杏不須梅坐客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我已而果然休嘗按吳公擇婿未審何時吳公第壬辰周公第戊辰科分相去三十六年以時計之吳公當已顯仕世之顯者雖其知人極愛人才肯與鄉曲細民締婚友

之

之義乎然則公此舉者真希世之度不可及也又按周公卒年七十四傳云公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夫周尙書致仕甫一年而卒蓋終其身位顯要以正當顯要之日而獨居二十四年公于夫婦子義亦可謂異矣不特前此翁婿相知之異也誌曰吳公復爲次女擇婿見金公清童年器宇不凡與夫人言之夫人試之曰汗血名駒起足已存千里志金公輒對曰員吭仙鶴擡頭便徹九臯聲夫人喜甚許字焉金公後亦稱名御史異哉吳公

知人夫人亦知入即其宰兩婿而宰天下可知矣
江南佳聞當未有佳于此者

青岩路氏曰未見交石公本傳祇據雜記所書前
賢樂道者數則為之別傳以見意夫士大夫于朝
欲其可觀也于鄉欲其可式也生于其地當立其
為此地可式之人則鄉評所錄尤重于史評所載
史評取其大鄉評無細非大一言一動一事之細
果其為從來之所敬予者而其人之德之量之義
之識已具見于茲已先哲既遠前正之風流邈焉

莫湖人試論交石公幾遺聞細事一日之觀乎干
載之式乎豈不可念哉

青岩路氏曰不惟交石公其兄文威亦異人也少
而篤學老而篤行馴馴乎友愛之道逡逡乎德義
之林守志安常不違其素可謂君子矣吳氏之堂
有此老兄復有老姊詩性德性藹然一人而以交
石公一尙書黠景其間令人思之殊堪也

陳壽

陳尙書壽字本仁新淦人戌籍遼東後家于金陵

繫

成化八年進士宏治元年以都給事中陞大理寺丞御史爭寺丞劾公冢宰三原王公言壽廉正稱執法吏改南光祿少卿陞卿南鴻臚十三年陞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十六年陞南副都御史正德元年南科道劾逆瑾被逮公上疏救諸言官瑾怒奪秩八年薦起巡撫陝西未幾遷南兵部侍郎九疏乞休陞南刑部尙書致仕初公在科萬貴妃寵族人橫甚中官梁芳又結妖僧繼曉公疏論繁詔獄得釋在榆林會火篩入寇出奇兵卻之加俸一等

飄

旣歸田杜門謝客陝西鎮守內臣廖堂暴虐吏民楊文襄公言公忠鯁輕去就宜起公撫陝公至陝堂畏斂戢比公去陝人號哭擁公不得行公卒久之都督楊口陝人也上疏言壽仁廉卹下知兵能遏虜請卹其後公厯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歸諸子旅寓廳泊公沒不能葬久之親舊相周僅歸其喪公爲言官時直論時政得失不彈劾人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枉人若言官枉人尤甚吾不敢妄言文襄公曰

宋王素爲諫官言人材難得無事之時當爲朝廷
愛惜程明道先生爲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
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本仁
得之矣

郡志公傳曰正德中公任南刑部尙書公十歲能
文家貧意恒廓然久困諸生乃遍遊塞上欲建功
名又久之無所遇還習舊業卒以科第起家宏治
中火篩寇邊以公巡撫延綏馳至軍中首卹陣亡
官兵更置諸路將領屯要害地令緩急相應援時

偶

用間謀遠斥埃軍聲大振每戰躬擐甲胄爲士卒
先凡三十餘戰擒斬甚多士遇敵大舉先以百騎
嘗我諸將欲赴之公不可自出帳前擁數十騎坐
胡牀指麾飲食敵望見疑之引去指授諸將所在
有功上手勅勞之晉大司寇致仕公勲伐爛然而
廉名尤著解官寓留都環堵蕭然不能歸遂家焉
青岩路氏曰按通紀正德元年逮南京六科給事
中戴銑等十三道御史薄彥徽等至京俱下獄以
疏乞黜權閹劉瑾而保留輔臣劉健謝遷也二年

逮南京左都御史陳壽至京下獄以連疏論救戴
銑薄彥徽也瑾怒捏旨械繫赴京罰米罷其官五
年瑾誅薦起巡撫陝西六年擢巡撫陝西右都御
史陳壽爲南京刑部尙書尋致仕壽登仕四十年
如寒士旅寄南都而已吁逆瑾司禮而賢輔劉謝
去位此治亂大關也大臣此時不極言何時言公
言而不聽不死卽去耳瑾誅起用卽九疏乞休猶
夫此物此志也楊文襄公曰公輕去就夫士君子
不輕去就而能忠鯁乎知此則公之清風又其次
也已

通紀宏治十四年擢大理寺丞陳壽爲右僉都御
史巡撫延綏是時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
酋長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屢
入侵犯邊堡失事而鎮城晝閉公聞命兼程赴任
至則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凡與虜戰三
而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于是開邊
耕耘架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上軍功時
同事者諷壽注子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壽

曰

吾子弟皆不諳弓馬竟不許
青岩路氏曰公能任後來諸子寓旅他鄉貧不能
還于故土而不許冒軍功俾可富貴此豈惟不欺
朝廷抑亦不誣子弟君子之性自立千古如此其
一時仕業之大又其小者已公之後人能不愧公
之貧而任安其清門于天下公之前人戒公勿作
刑官以枉人而公卒爲不枉人之刑部尙書此其
前後人俱有足傳者惜見聞不及一時未詳名字

王敞

王少保敞字漢英號曰竹堂南錦衣衛籍公諸生
日文名已著登成化十六年庚子鄉薦明年會試
第三人殿試以二甲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出閱松
潘諸鎮邊儲還上便宜請罷建昌礦夫從之孝宗
卽位賜一品服使朝鮮其國主出女樂以宴公公
曰天子在諒陰吾臣子何忍聽此其君臣相顧歎
遣去事竣斥去餽送遠人交重之還朝歷轉通政
司使凡有章奏置大櫃列後堂親司其鑰胥吏無
所容奸尋晉兵部左侍郎陞尙書公以邦政重任

勤慎益至凡武職黃冊舊藏內府例納賄乃得對
勘公請贍副本于部以便選法已提督戎政賜蟒
玉加太子太保值宣廟諱夏叛勢甚猖獗公仰贊廟謨
易置諸將逆黨伏誅以功加少保廕子錦衣四川
盜起公請增諸要地兵備定賞罰格所用總制大
臣及諸將佐皆叶時望盜以平乞休歸開詩社延
故舊歡晏以暢所懷公孝友著聞事太夫人盡養
與人和易絕無崖岸而廉潔之操確不可易卒後
銓部贈官疏特以清慎稱之云所著有王氏家乘

青岩路氏曰吾郡有兩王兵部尙書前竹堂公儆
後襄敏公以旂一贈少保一贈太保同以功名美
終相去歲月不遠盛矣哉余嘗以爲天子重臣莫
加尙書之上國初直閣學士官不得過五品宣德
間始有以侍郎入閣景泰間乃有以尙書入者而
要不得領吏部尙書則尙書之重可知矣夫居天
子之重臣功名厚薄各視其時而總之大臣不在
以功名論亦論其人品之清正進退之光明不苟
而已吾鄉尙書多人其功名不必盡著顧問其進

退人品一有可議乎國初一二人莫考竹堂王公
上下行事並經前賢論定彬彬可見也竹堂誌傳
集歎俱未見此其傳畧云爾

司寇顧公璘田夫人誌曰夫人田氏諱某金陵人
贈太子太保兵部尙書竹堂王公敞之妻處士仲
實君之女也生有貴狀處士君慎擇所宜歸聞太
保公才譽以嬪于王氏婦德茂著璘舉進士時太
保方爲兵科都給事中厥後累遷至尙書兵部璘
以里閨後進獲游門下公融朗樂易交友務盡厚

于

凡鄉之貴賤人至京必召與飲設醴豐旨僮僕侍
奉謹恪門內秩秩太不類尊貴家聲勢太保公語
人曰吾畢力于官政凡此皆夫人相我也及謝政
屏居歲時伏臘爲酒饌以召親戚知舊相與娛樂
視仕宦時無替太保公又語人曰吾倦勤子人事
凡此皆夫人樂我也是以人咸知夫人之賢太保
公沒且葬十有八年矣嘉靖壬辰冬夫人卒仲子
全將啟公窆合葬而乞誌銘于璘璘又讀吾友荆
州太守姚君原學狀云夫人孝謹慈惠善處盛衰

之際初太保公以從子廕補國子生當官盛時即
乞骸骨二事并高行夫人勸成之力居多若然則
校義取舍明決不吝豈不毅然如奇男子哉長子
會夫人出廕錦衣衛百戶先卒次全側出孫曰鎮
青岩路氏曰觀此誌夫人之賢可見而竹堂公仕
隱之風味亦畧可見矣進有餘安退有餘逸內庭
之賢足以誇人其全福矣乎

顧文莊公客語云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應會
試揭曉之日五鼓尙未有信時無人走報故也同

鄉王公做官大司馬業先知之當入朝過襄敏公
寓因叩門謂襄敏從者曰汝主人已第矣我是先
報汝主人後日官當似我後襄敏公竟官至大司
馬代曾公銑出鎮三邊竹堂公之言遂爲左券且
兩公皆至腰玉而竹堂公以是年六月卽解官歸
云又云南京文臣官一品繫玉帶者惟太子太保
王襄敏公以旂一人而已又王公做正德中官太
子少保兵部尙書亦以管理戎政賜蟒衣賜玉帶
又公爲給事中時與前倪尙書謙今朱宗伯之蕃

呼敬

皆以使朝鮮賜一品服計二百四十餘年南都之得繫玉者生前惟四公而已

青岩路氏曰雜記云王大司馬呼身矮紗帽作高頂髻高底輿高扛人身爲三高先生呼竹堂先生後之仰之者如喬松如孤竹莫勝其高誰知其三高莫助不勝其矮然則矮者可以思已 又按正德辛未竹堂公解本兵抵嘉靖戊申襄敏公以兵書出鎮三邊先後相去三十八年

王振宗

王振宗少保竹堂公諸孫澹園焦太史振宗家乘序曰金陵人物衣冠之盛莫踰于國朝蓋以名德位尙書者至二十有三人冢宰張名銘善周公時中僕公斯曹公義倪公岳司農梁公材王公暉吳公文度周公金秩宗倪公謙鄒公幹童公軒司馬齋公泰胡公汝礪王公敞王公以旂司寇周公楨端木公復初周公瑄張瑄公顧公璘司空陳公恭劉公麟項臂相望爲海內所欣艷其勲業備載國史學士大夫能言之王公敞別號竹堂使絕域服

其君臣誅逆藩不波及于脅從其才器卓然有過人者東橋先生嘗言公當廕舍其子而予從子企年未六十急流勇退卽此二事今人還能之否其推服之至矣余少好講聞鄉前輩懿行欲擬昔人作金陵耆舊傳一書因循未果公諸孫振宗一日持其遺書并制誥贈貽之文以相示且欲詳載累代世系事行生卒于編總目之曰家乘而屬余以序余竊惟古有四姓尙書領護而上爲甲姓九卿方伯爲乙姓散騎常侍大中大夫爲丙姓吏部正

員郎爲丁姓四姓世推爲鼎族百家婚宦皆不敢與其重如此自譜牒之學不明而宗法廢至于士族降而庶人僭流弊極矣竹堂公廉節皎然雖甚貴而無厚畜去之數十載子孫赤貧至無以爲家此其官閥人物皆世族家所崇尙而世不知賢重之可歎也雖然昔人言尙官尙姓與尙詐其儆相承若夫子孫能立身揚名于世視以世祿爲不朽者豈不爲尤賢也哉桓鸞之女夫少亡刑耳自誓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厯代不替男以忠孝

敝

顯女以貞順稱以彼閨閣者流而知砥行爲急況
讀書爲士君子欲繩其祖武顧自力何如身生其
勉之吾日以亢宗望生矣

青岩路氏曰世不知賢重之可歎抑其子孫之不
自賢重可歎也余嘗以爲舊家孫子但能不忘其
家乘常知其前人所以不愧夫鄉評之意卽爲亢
宗之子夫豈在富貴之必若前人哉○按志王起
宗字振之尙書儆曾孫萬厯十九年廕授漳州府
判愚意起宗卽振宗當由焦太史文誤合名字爲

一若係二人不應同時兄弟而字諱相犯此可以
義斷者也

劉蒼

劉千戶蒼字伯春大司空麟之父也大司空寇顧公
璘公誌曰公先世饒之安仁人洪武初有授衛千
戶子孟庸失之孟庸子某復以武功授鷹揚衛副
千戶卒無嗣以孟庸弟孟雅孫曰輔曰翼曰壘者
遞繼壘卽公父生公九歲而見背公自安仁來授
官十五入武學凡食祿五十年不聞其過務行長

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數當抵法君適不與乃
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吾兒方
稱奉法吏人信爲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公又嘗得
遺牒于途乃遠方人人糧戶部所給往候其處三
日或號頓至曰某家坐此死獄五六人矣復失之
奈何公還牒其人以謝不受也成國莊簡公守
南京置公幕下記校將吏功過黜陟咸當而人莫
知其由公子一卽麟初璘與劉君麟舉進士俱弱
冠竊見劉君行已若處女應事若大人上書言事

犯天子顏色馳其聲于四方心偉之一日得拜將
軍于邸舍論議諤諤禮甚恭下其教束劉君猶若
社師導蒙兒然者退乃卽劉君問故君曰大人教
家固嚴麟生五六歲卽置膝上口授古詩及古名
言步趨必準規矩成童授四書史畧廢課限卽答
大人早備行伍每四鼓輒起坐讀所錄將鑑卽呼
麟起立試所授書聞教場鼓節嚴乃進糲飯率三
四器卽躍馬去歸必冠帶不入市肆飲或月一肉
食而已母無故不令歸甯麟無故不廢書不入于

市諸女無故不聞戶外隣未就外傳諸女未適人
時凡市井果餌器什不識也璘歎曰有以哉無惑
乎劉君生世胄獨褒然也竟相與爲莫逆交正德
辛未璘守開封劉君亦守西安忽徒跣過郡舍哭
且拜言將軍逝矣將葬請銘將軍終廣洋衛副千
戶誥封武畧將軍生正統甲子春卒正德辛未秋
葬吳興夏架山石鼓之南第三壠上銘曰維蘭有
華爰視其根維豹孔武乃變于文矯矯虎臣善飾
其身復淑其後昆名以永存式昌其門

青岩路氏曰劉伯春先生所謂不言而躬行不論
學而學無不及古之天性上達君子也清惠公雖
賢祇可云適稱夫其爲子不得云伯春之難爲父
蓋與別所謂封翁者固不同矣伯春先生蓋實欲
以名德清風自起百世之上而非屑姑爲鄉里
長者但作子孫可言之地者也至其教子也務擇
經師卽務擇人師兩義兼箴蓋曰子孫賢可以不
富貴卽富貴必以立身立品處富貴之上流其志
願如此是以篤生清惠公益貴益清益尊益謹以

重其家則天之所以表其願力也

劉麟鳳

大司空劉公麟先字元瑞後號南坦南京廣洋衛副千戶蒼之子也世職武公始以經術舉應天登宏治丙辰進士初登第觀政工部及同年進士歸安陸崑偕時外戚用事干紀科道交劾上怒悉下詔獄臺諫一空崑颺言曰可諫矣公奮激首與聯名具疏諫曰天下猶一身也朝廷腹心公卿百執事四肢而諫官耳目也我太祖高皇帝定制設六

干

科十三道等官使執奏凡政治得失事機大小悉許論列以廣視聽而決壅蔽也列聖相承成憲以故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皇上虛懷納諫天下欣欣承德亦一紀于茲矣邇者科道等官以言事冒干天威臣等來自疎遠未知所言何如但人臣事君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彼職當言路因其官守盡忠納言夫復何故使所言有理固當采而行之設其過當豈宜深罪今天威震動臺諫一空見者側目聞者寒心四海之內誰不解體恐

諛進

自此忠直骨鯁之士退讒諂諂面諛之人通承順風
旨羣下雷同倘事關利害誰復爲陛下言之乎耳
目蔽塞心腹病生災害之來何可云喻臣等無官
守言責之寄不宜關得失之詞但臺諫旣設則朝
廷之得失在臺諫臺諫旣虛則朝廷之是非在天
下況臣等荷恩濫厠士流嘗念儒者當以天下事
爲己任故不避誅輒敢越職論事誠非爲諫官惜
爲天下國家之大體惜也伏願垂納將各官早賜
赦原俾其還職供事疏上敬皇爲之霽威獄寢解

公以是聲遂起庚申除刑部河南清吏司主事晉
員外卽又晉山東清吏司郎中陞紹興府知府時
正德戊辰逆瑾擅權士大夫遷除者必候謁之公
獨不往捧檄遂行履郡未兩月民方嚮方諸司賢
之而逆瑾銜公在部時以事觸忤及出守又不修
謁遂掇郎中瑣事廢爲編氓公乃益貧是時陸君
崑以南道御史言事亦罷職爲民遂與同歸湖州
結社高隱瑾誅復起公知西安府制歸起復陞陝
西布政司參政尋陞雲南按察司使甫至卽以疾

告詔許回籍調理外官無養病例蓋殊典也歲辛巳肅皇登極召爲太僕卿嘉靖癸未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處復以疾歸公雖淡于仕進而廟堂求公益切丁亥復召爲大理卿戊子改刑部左侍郎時四郊之功方興起部難其人乃以公爲工部尙書命下之日羅峯閣老曰古者司空作相天下事共理幸毋多讓公遇事罔不設嫌水衡泉貨之府高潔士頗避之公咨白吏部選才廉充曹任國家經費出入錢糧皆工部所轄舊制四

司分庫冒濫無紀司官多以贓斥蓋出納各任司屬自擅故弊日以深率難稽核公乃疏奏創建一庫逃在部後總刷四司所畜藏之又請以本部侍郎一員都察院御史一員同監臨之而特銓主事一人典其任請賜庫名曰節慎自是財無泛出吏有廉名宿弊剗除實由公始此一大釐革之政也辛卯工部災累世公帑獨全連年南北郊宮寢大工屢興俱不煩徵取天下調度咸舉非公創此永圖何以能爾凡工部上供率關內府所見徵輒淆

最

勒

進

典式不受覆覈公條上墩甚十三事得旨裁之中
貴人用是切齒會上遣近璫督造龍袍于蘇松公
謂尙衣自有常供請停便上以爲忤勤令解職久
之猶以顯陵工薄遽奪官勒令閑住追前過也後
以建儲推恩始得致仕公雖退而名彰部使者及
當道論薦人才者必首公以無中援竟不起然公
實憚于仕通固自此遠矣

青岩路氏曰南坦公一代偉人隱極隱之趣而仕
亦極仕之理其美不可勝書余所心折者初節之
敢諫也中節之一謁不假于劉瑾也末節之爲節
慎庫俾後此工部之大夫士一同不染于浮議也
三大節具而其人千古矣祇撮三事別爲之傳而
以餘者條列于後

柱史長興朱公鳳翔曰當世廟初旌別大僚御屏
所書冰清玉潔者二人一爲尙書劉清惠公麟一
爲大理寺卿陳公恪恪歸安人世稱矩齋先生
浚川王公廷相曰公在刑部員外郎奉勅錄囚畿
內執法折中不構成案且夫囚有負枉者拘于成

案而不獲伸事有隱僻者偏于先入而弗能白倘
非憫衆之仁探幽之智孰能別其是非真假以為
輕重乎公乃必求至真之擬奏論疑獄免死者一
百三十七人減放流徒以下者萬六千有奇

浚川王公為公生銘長興顧公應祥又譔公墓銘
云宏治末予初觀政刑部羣僚之中有清癯而善
談論者詢諸人曰此河南司副郎建業劉君元瑞
也初中進士公差便道過南都即與守備內臣相
抗因而獲譴蓋公之風節天性如此予心識之不

圖晚節乃托交于公

豐城雷公墓表云公出守紹興郡漢劉寵所
為郡也公莅郡未幾劉瑾修隙廢之為民郡人扱
呼如失父母留之弗得集千金以贖公笑曰勤苦
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
公像為小劉祠太宰海日王公紀石云公在郡纔
五十日而止未見其按一貪暴旌一善良也直以
廉公儉約弗擾于民而已耳未始有一日勸懲之
功而吾民視之乃有千百年固結之愛使公久于

其任民之愛戴思慕又不知何所底極
又曰瑾誅公起知西安陝民戴之猶越也歲餘丁
廣洋公憂都憲藍公章憂其無以爲喪檄諸司治
車馬之資公卻之陝之士民集千金爲賻公又卻
之卽日就道服闋起陝參政是歲關陝飢而邊
朝遣貴臣執峻法臨之議軍餉將加賦秦民諸司
莫敢持異公曰不可靖邊本以爲民今若此愁民
甚邊患也貴臣變色曰憂民者獨參政耶時陝民
已有訴闕下者朝議特命公參預餉議公乃精覈

儲政大抑侵漁正賦不渝而邊餉亦足自是政聲
彌著

崑山張公寰公履畧云公爲太僕卿時繼母曳淑
人疾家人留侍公獨旅寓每退食焚香如坐禪室
元輔石齋揚公一日過門見雙簾倚戶飄香載道
驚問曰此內爲誰曰劉卿也歎賞久之遣人致意
而去而公若罔聞也尋擢畿輔已而病前臬雲南
以病堅引歸茲復以病堅引歸又三年乃起大理
卿尋陞刑部侍郎拜工部尙書

河南布政使陳公應和曰清惠公掌工部爲國朝
樹不朽之業凡六事首建節慎庫此最關乎國計
之至大者而公不朽之績與國同休矣其次革班
匠之濫役以活生靈清解納以塞弊源清查內帑
錢貨以遏內濫查革蘇杭差遣織造內臣以卹民
隱奏革莊田以甦民困蓋公之風裁正直不以身
之進退榮辱爲念而一念存卹民隱故不阿于貴
近有如此公忠勤國三國之心之至而由是迹不容
于朝矣

誌曰公生長金陵年甫十九應宏治三年壬子南
畿鄉薦登九年丙辰進士歷仕十二任至嘉靖七
年六月拜工部尙書八年六月致政凡四十五年
致政後林下又三十二年以嘉靖四十年夏四月
卒年八十七卒後又三年公配誥封淑人王氏請
給卹典嘉靖四十四年諭祭賜葬加秩易名諡曰
清惠

浚川王公曰公前後罪廢及謝病凡四退歸皆寓
長興之瀆南坦足跡少游城府返商原之耕甘谷

智

口之卧放志遺榮真抱道而逸者矣然而自筮仕以逮懸車中間賢人君子之論薦何翅數十此亦有所根系非漫然而已蓋以公秉精執之德而有中幾之慮措諸政事則治民益國然耳夫天之欲祚者智巧所不能為人之欲為者神鬼時有所奪彼徒望富貴以起趨者止自失步于聖途亦安足論哉若公出處清正之節屢退屢歸絕無非間如此不亦為世衡準乎

誌曰正德戊辰公出知紹興劉瑾矯制褫公職公

乃益貧是時玉厓陸君崑亦以言事罷遂與同歸于湖湖甘泉吳君琬巨族也慕公名招致公締為婚姻公寓長興始此時浙臬僉憲西溪龍公覓亦罷官來寓及關中詩人孫一元相與結社謂之五隱瑾敗起公知西安公聞廣洋公訃又奔歸會宸濠之亂不能歸葬安仁遂于長興夏架山安厝公因定居瀆南坦上乃以南坦自號云

公履畧云公自退歸寓居長興瀆南坦一室頽如家無所積郡守萬君某往候之重其清貧為築臺

乃有臺曰讀書臺邑令楊君載酒往酌莫措酌所
爲起堂乃有堂曰廣心堂又亭之澗谷間曰澣露
亭楊君數臨訪因病涉乃架橋于門始有橋曰龍
津橋林居苟完盡謝生事夙無寵姬外無歌童帑
無厚儲庖無珍味韋布猶書生惟灌畦賦詩爲樂
非慶弔不入城郡郡邑之政無鉅細悉屏不聞門
無俗轍獨文儒有至則傾倒盡歡所畜者諸名家
翰墨有嘉賓輒具陳欣賞終日曰吾堂不寶金玉
不襲文繡此有觴敢以此侑君子謂其爲大雅云

至于進退節尤謹御史諸公推薦德望必以首稱
公聞之無喜色有後進陟樞要者又夙有交與謹
避之有貴重臣取道于湖公若勿聞也者而亦不
言故讀古書有所得輒書屏間久之屏表裏班如
嘗曰士人身如處子幸自護不敢從人若有過舉
將盡平生棄之扁于室曰志率弗欲氣勝之也晚
歲念樓居寡力自營索友文君徵仲繪神樓圖字
之曰高明所廣其義集古詩十六題以自況日夕
燕息其間若不知在人間世也自題其楣間曰半

壁時觀我羣峯日可賓軒之內曰內光亭儲書滿架日課諸孫其中孫皆青雲器也公註釋丹經種種不輕示人近大耋齒髮無恙步履視少壯與知已者言雖終夕忘寐蓋公山居日久心境澄徹妙契元理以故聰明色澤彌老不衰也至辛酉歲忽一日命書曾點莫春者至詠而歸一段懸于正寢朝夕相對怡然自得人莫測其故至四月二日無一語及家事神清氣爽而逝視所懸莫春而歸乃前知也

建安李太宰默公小傳曰南坦公年八十餘嘗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湖中人不識也入城郡輒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誌曰主政一菴唐君倡爲峴山社會公與湖中林下士夫歲一再會乘一扁舟來往郡大夫物色訪之始得一見見亦不談公事公崇雅社約自記云甘泉先生始作是社吾黨繼之吾又以松石郡君之意得兼遊兩社之間餘年嚴憚切磋相承昨非以覺來過以寡爲幸何如況追從之際衣冠秩秩而百禮不愆言

彊

笑魚魚而五內俱泰萃冲和于樽俎之際契神情于塵鞅之外委身循類卒與道同洵夫天畀康疆而聿來之以多莠也李太宰曰公書法文字俱絕至與人談諺亦往往出微詞臻妙絕雖蒙儒俚生咸樂自近早參元理兼達天命年七十卽請浚川王公豫作誌銘八十以後聰明色澤彌老不衰其天全也惟不貪生故能長生信矣雅性清約疏布自喜獨事繼母曳遇異母弟鳳尤篤恩禮先人田廬悉以委之其不以豐約累志如此人仕四十年

而生理不逮中人初公僦居溧陽予嘗遣門人候之公引至臥內見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又二十年觴予于峴山逸老堂了無宿具臨以乳羊博市沽風雨瀟瀟欣然達夜惟其真也予觀古今人好名檢者或缺理畧富文藻者或寡風節兼之寔難若公者彬彬文質君子也

周吉甫暉曰李副使遠菴劉太守南垣罷官歸皆教授生徒于高淳溧陽

熊大司馬明遇公祠記曰公在郎署時瑾擅國選

人瑾爲政以故公久不調有告公者公曰比部郎官不薄卽薄其官若何事刀鋸之餘而瑾固未嘗不知公因遷公紹興守度公必謝謝必執謁者禮如衆將納款于公收公人望也公耻之旣陞辭卽奉檄行而瑾于是銜公矣公至郡甫爾卽掇拾部事褫公職且謀利劍刺公公避瑾浮湛白下益貧甚至筆耕糊口而白下諸貴人無知者時玉厓陸公公初觀政共諫言者也適爲南御史偶經公所從者訛訛惡童子讀書聲輒不輟怒而鉗其傳則

公也陸公愕然下謝曰劉侯一寒如此哉乃握手語移時而別長興吳子琬甘泉先生者布衣俠也輕財好客自喜因陸公言遂迎匿公止公于弁山之南坦約爲婚姻公自此寓長興矣方武宗時天下士聳灼于逆瑾之威燄翁焉波靡幾無名教矣公進退綽如一無所貶直以身爲百代士氣立幟此公平生之大指也論公者第誦說公之清白崑足盡公哉

承泣

山豆

青岩路氏曰誌又言公之律已如承嚴師泣官如

臨上帝大德無慚細行亦謹大約劉清惠公生平不講學而實嚴于所學出處不二節之人出仕不假處林下亦未苟苕溪五隱固非竹溪六逸之謂也其社規肅肅矣以友輔仁公亦期親其氣類以求吾師友至于老夫豈徒往來兩社之間乎至于公之大年或曰其晚年知養氣夫以公之存心恤人歷仕所活人不知凡幾他無具論卽奏免班匠一事以百數十年之窮民莫可解救之身家一旦萬衆歡呼而散時衛涯霍先生擊節嘆賞曰今日纔有工部尙書以如是種德之工部尙書卽勿養氣勿多壽多男子得乎於戲盛矣哉又公配王淑人公卒後三年猶爲公請卹典則亦大年可知淑人王南原先生之妹也

藏

青岩路氏曰輯清惠公事愚獨得詳以道鄰汪子特手公集以示也集鮮傳幸汪子寶舊全部道鄰汪子于吾鄉先達所心愛而言輒及之者四人劉南坦麟陳石亭沂顧東橋璘王南原韋也嘗言四人真富貴中全絕烟火之天仙而生共一時天若

遣之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以並垂其精神日後者
詳在石亭傳此傳多公居南坦後事爰識此以並
見公于金陵所篤契之人且以見亡友汪子特爲
授集之意云

劉牖序

劉大學牖者清惠公之長子也公二子曰牖曰序
序溧陽縣學生牖長興縣學生後援例遊于大學
娶吳氏館陶令紘之女而甘泉先生之女孫也初
清惠公去紹興任有戒心于逆瑾浮沈江左兼值

歲祲家無旦暮儲浙之士大夫相率嘆曰可使劉
元瑞至是耶時甘泉先生讀書董塢慕公道義遂
迎公入湖州同居論道既而申之以婚姻故牖婚
于吳氏牖賢天性純孝清惠公至愛之公于文沖
泊雅澹中有奇崛氣皆冥與神會詩擬盛唐書法
宗義獻以還尺牘片簡人爭寶之牖亦能書公重
之嘗示之云爾書來一氣字佳一養字尙欠蓋氣
所同也養所獨也全在養之難耳細思爾字之未
佳或以我之故使獻之在右軍前亦必失措何日

飲爾巨觥數十乃伸楮老夫命駕李亭爲之當自
有不同者又示云甘旨之貢精嘉喜甚寫去詩二
首兒以爲可以贈誰序不知此味面墻默默故一
示汝能易爲易數字亦相長也毋隱又云灸艾事
甚奇勝以下非而翁所知所可知者上部快樂至
于筆硯亦有興覺賴汝勇決成此念之勿忘又云
昨已平安大感爾之藥力不惟製造精嘉雖囊裏
亦善所謂敬而文之以禮樂使人中夜捫而食之
無疑甚慰所稟賊雖小去兵不可遽弛大見盡心

東本

雖謀國之義亦不外此爾盡爾心爾食爾報當得
好子如爾之事我又云方循墻觀帖內云忽肚痛
未知冷熱身隨亦肚痛後又云大黃湯冷熱皆宜
爾黃連藥亦隨到受藥乃有如觀帖大可奇也今
痛亦止若牖者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以之
事親則大道不遠矣大奇大慰與爾知之又去昔
人年七十曰老而傳予行年六十八去七十僅隔
歲及此暇日遂安養以俟命孰曰不可惟爾牖也
愛親之良不學而能其懋承之先是公年六十作

云

帝里明代人文卷之四
耳順書十五條舉一切胸懷盡以屬牖終云牖年
三十聽言觀行近理頗多但氣稟所拘流累尙有
自今勵行學道功名未卜德義可求煌煌天爵不
卿之卿吾願爾牖言必忠信行必篤敬明庭暗室
無往不然生事未忘內本外末汝叔汝弟必感而
相勸所謂施于有政若克伐怨欲銷除不盡老夫
亦有況爾牖乎吾當與爾更相切磋猛省痛治使
老人嘉乃攸行怡悅壽康謂非道乎哉公訓如此
則牖賢而勝訓可知矣是訓後牖盡孝色養者又

三十年公年八十又八而終終後家無餘貲牖權
厝公夏駕山祖塋之次三越歲矣乃以母王淑人
疏聞于朝在朝者咸以公始終清節宜加殊典請
于上贈太子少保特諡清惠諭祭者二命工部遣
官治葬事如制先公存日擬于所居後弁山之麓
營壽藏未就至是牖乃從治命遷葬公初公七十
已自請兵部尙書王公廷相譔生銘牖更請刑部
尙書顧公應祥撰銘兩銘並存以葬如禮公元配
胡淑人繼王淑人辣齋王公之女南原之妹也無

禡

出牖序皆側室田出云

鹿門茅先生上江方伯爲公請廕啟曰適承公過諭及劉清惠公官至尙書然不及厯俸三年以例不得錄廕一節由僕思之此清惠之所以不可及聖天子御極明詔之所求而公今日之所當亟爲推廣德意表而聞之撫按者也公曩刺吉州固嘗與清惠爲深交其生平行業公之所必知者大畧有四政事足以稱國之典型詩文足以追古之大雅風節之勁嘗抗闔瑾抗武定侯勛數以逮獄禡

爵而不悔清苦之操則又飯脫粟衣大練而沒之日蕭然圖書一囊而已向非先帝採臣下之疏給之祭葬則其遺骸猶有不能收藏者以彼之賢卽數世以後猶當讀其書想見其人莫不願爲執鞭焉而況僕輩生及與之同井里游及與之論道藝而于下問能不爲之欷歔以請乎竊查本朝事例屢有厯俸不及考滿亦得錄廕如禮部尙書章公懋自按察司僉事以後累官祭酒禮部尙書並不及立朝一日天子特採聲望生殊其擢沒厚以贈

而其遺孤接猶得錄廕至都運使兵部尙書胡公
世宣廟諱自江西按察使以疏宣廟諱潘事逮戍不數年起
爲四川巡撫隨轉兵部侍郎晉刑部尙書或不及
到任任遠者不及一年二年亦何嘗及三年考滿
然其子純歷官至肇慶郡守此則蘭谿仁和所可
牒查者大畧國家之典有二歷俸三年而後任子
者此以待積日之勞者也制也不必三年而身沒
之後其子孫或得以聲望夙著乞恩澤或其子孫
不能乞特藉有司具疏以聞此以待間世之賢也

自爲一例也若劉清惠公則非特其子孫不能乞
而已曾聞其手故刑部尙書林見素公所不欲乞
恩書疏數謂子孫時時言之然則清惠公之意冷
然蛻于塵世之外者殆已遠矣古人不云乎避日
影者身愈疾而景愈多惟其生不欲爲子孫乞恩
澤則今日有司當列其事以聞于朝而聖天子尤
當加意而寵遺之不然晉叔向之後爲皂隸楚孫
叔敖之後負薪而歌于市者于今人猶不能不廢
書而泣也況清惠公于公生平之知者乎況公又

今之賢士大夫所拭目以望者乎伏乞下牒一查
蘭谿縣章公懋一查仁和縣胡公世諱不諱匝月可
次第以聞而公之盛舉海內學士大夫且稱之當
與韓厥所立趙後者勒世世不朽矣

青岩路氏曰以清惠公之賢宜廕後以牖之賢宜
廕官以明公之有後然在公亦有賢子以見其家
世相承賢孝之意如此則至矣不在官也若夫公
後之宜廕官不在循三年考滿之例則存鹿門先
生一書以見天下有公論于聖世則止矣亦不必

其行也

青岩路氏曰劉清惠公盛德之士而盛第之人也
可謂人倫之內無美不逢矣其美緣第一則惟朋
友當日在朝無賢士大夫之不相推在野無賢士
大夫之不相愛進退悠然無一吟君子歡者則以
一逆瑾頓挫其間彌生其趣何病乎哉少登進士
仕至尙書已去位不立朝者三十又二年而上知
其人重加謚祭君臣之遇豈多得哉至于父子以
廣洋公蒼爲之父以太學君牖爲之子樂不待論

矣夫婦則菽齋王先生女豈不美哉氣類況又兼有南原絕代詩人超然相契之內兄其樂何如至其異母弟鳳未聞其詳而傳言公兄弟篤愛盡讓弟以其所當有兄讓如是門內間言焉起今所歉者未聞公孫何名耳乃傳又言公內光亭中日課諸孫孫皆青雲器也則牖與全不乏佳子可知凡此者人逢其一足以稱快公無往不逢其美如是而年八十有八死生之際一同曾點之詠歸愚嘗以是思人生盛第猶有加于公者乎而要非公盛德莫致此公之盛德則非廣洋公之教不及此愚故曰廣洋公不可及也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五目錄

尙書諸宗 三

王尙書以旂一宗

王民 王以旂 王管 王籥 王簧 王竹

梁尙書材一宗

梁聚 梁德盛 梁德宏 梁材 梁山

梁冠 梁舟 梁應輔 梁桂芳 梁桂苓

梁桂茂 梁益生 梁資生

周尙書金一

周彥居 周道信 周廣 周金 周仕
周偉

顧尙書璘一宗

顧阿莠 顧誠 誠以下分四支
今各盛傳不替

顧紋 顧璘 顧嶼 顧峙 顧峻 顧履祥

顧應祥 顧徵祥 顧夢虬 顧大善

顧綱 顧璇 顧巖

顧縉 顧璫 顧巒 顧端祥 顧夢游

顧紳 顧瑋 顧玠 顧嵩 顧雲祥 夢遠

許尙書紳一宗

許紳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五

鰲曉亭

青岩逸叟路鴻休子儀氏輯

金陵甘煦祺壬全弟熙實菴校訂

炳星如

王民

安節處士王民者王襄敏公以旂之大父也其曾大父曰王以才世爲蘇之吳縣人誌載襄敏公會大母狄氏隨夫以才居吳縣國初削平姑蘇以才例當徙畏懼竄伏亂兵之間不知所終時狄氏年

二十六生子民甫六月熒熒無依隨衆例徒來居
京師南郊勤女工爲生者四十餘年教子民遣從
名賢就學有成稱安節處士三傳至襄敏公爲邑
盛族

青岩路氏曰有明故鼎旣遷今逾一甲子而王母
所占聚寶門外小市西之址今其子孫屬族而居
行者每過則望之雖頽屋巋然魯靈光之不翅也
襄敏公之故哉狄母之故哉抑亦安節處士之故
哉噫可思哉

於

襄敏公號曰石岡相傳石岡秀才時矮屋三間貴
顯後移生園中不加粉飾題曰存本堂

傳曰公家聚寶門外小市西去馴象門里許爲都
憲日每歲時歸祀必引避小市口路紆他道以行
曰此皆吾鄰居父老子弟爲貿易者吾不忍以車
前三騶妨其務也嘗語諸子曰昔張湛入里門必
步行可取爲法公宅地旣荒僻路徑多草各道御
史撥餘丁四名芟掃公急遣之曰此四人非親卽
鄰也何忍用之郊居朴隘或勸移城中某宅公曰

此府第也門廳廣大必常得青衣數輩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况兒輩耶卒老舊宅中

青岩路氏曰以襄敏公仕蹟似其磊落英多而迹其生平則一長厚君子以公之貴顯而猶長厚若此溯而上之以達安節處士其風亦畧可思矣當日誰名賢成就處士之學俾其風遺後人能爲可遠如是者乎於戲狄母之爲教其長矣夫其深矣夫

王以旂

王襄敏公以旂字士招江

高廟

人也公秀敏夙成通

方不滯少爲諸生卽受知于鄉先生都憲金公澤

贈以所服金帶因拊其座謂之曰此君座也正德

五年公登鄉試六年辛未卽連登進士授江西上

高令時華林賊方熾數剽掠縣境而流賊復往來

江上上高遂爲賊衝公團結鄉兵諸要害徧布鐵

蒺藜聲言搗巢賊偵知不敢犯入爲監察御史

初入臺大司馬彭公時總臺事待以殊禮且曰此

丹山屠公所以待予者君名位當不後予二人旋

出巡按河南會宸濠叛鎮闔劉瑾與之通謀倡言
上親征道出汴取帑金四萬備供應諸司囁嚅公
獨曰供應大駕誠不可緩然敕未至姑俟之萬一
從他道金散責安歸瑾大沮未幾瑾誅衆乃服公
所見嘉靖初公更巡按弗建賊剽安溪永春延及
龍溪公度且犯建界檄兵備禦之以無患尋以親
老乞養家居且十餘年終父制起提學北畿歷光
祿卿陞左副都御史撫治鄖陽晉兵部右侍郎是
歲徐呂二洪涸漕壅以公治之公先求故道視泉

脈循徑流塞分殺自徐洪南抵沽頭增置閘又相
地形引水塹築土壩河流時滙漕舸皆如期達京
師汶上甯陽之間有水櫃四勢豪詭獻德藩侵爲
私利公上言水櫃以備畜泄河溢則懸河以入湖
河溢則懸湖以入河遂任怨力復之以垂永賴事
竣擢右都御史掌南臺自以風憲重臣居梓里兢
兢奉法惟謹召入爲工部尙書轉兵部先是陝西
總督侍郎曾銑議復河套奉命集議公謂套誠當
復第區處當豫定乃條十餘事以上會嚴嵩忌銑

有旨逮銃卽命公代之公聞命倉卒就道軍中務爲鎮靜明部伍遠斥埃日休浴士卒而撫循之軍中皆願一戰不許甘肅關廂有哈密熟番留住種類日繁公恐爲中國患謀徙之關外乃繕室廬計口授田俾爲生計諸番聽命在鎮六年開誠布信邊境以安嘉靖三十二年癸丑春公疾作許致仕卒于固原鎮公前後禦虜功首以千計所繕障塞皆堅壯可恃西人賴之洎卒邊民號泣罷市訃聞上輟朝贈太保賜葬祭諡襄敏公性仁孝成童失母中年以侍御養父父病躬浣衣滌器者數年云所著有漕河撮稿督府稿奏議公四子皆以恩廕敘管行太僕卿籥通判簧院照磨竹推官

青岩路氏曰余未知襄敏公少壯氣象若何而前之重望若金若彭者乃一見卽心下之二公知人乎夫蘇子瞻猶讐于滕達道抑偉人定不同固自可見也嗟呼士當初著之日得知已者大相推許實足以起其氣公自此事業風生想亦有由也晚年公邊任六年可謂久而無赫赫功閒考其時蓋

難矣哉公之尙書兵部也正嚴嵩計殺曾銑之春是春爲嘉靖二十七年戊申是年兵部尙書陳經被劾公代之以罷河套議出公督邊劉儲秀代之儲秀削藉趙廷瑞代之不半年兵部更四尙書公在部踰月而已其出督邊也奸相嚴嵩在朝奸將仇鸞在邊公第以其大臣實心修其邊臣本分實事卽理得之矣稍志赫赫銑之續也此其難也嗟呼時當其難若此而公能保其德立其功全其名卒不失爲當代之名臣百世之正人以永光于鄉

積

國夫又何加乎哉

王弇州公集吳中往哲像贊于太保襄敏王公曰王徙金陵而始吾吳種慶百年始鍾大夫厥才有餘而識亦如寬然長者不疾不徐孝養旣終端公服除撫仕華階懸席若虛元圭告成遂參廟謨控制萬里爲國儲胥師中三錫圍玉衣朱高塚祁連返魂故都旣以全歸復永令譽于司寇顧公曰宏正之間天昌厥詞李何倡之邊王翼之趾跋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後勁公乃先馳綿麗才情紆徐矩

規六季風流鮑庾庶幾二公之家皆吳產國初以
富戶閭右徙實京師者也

青岩路氏曰二公之先吳人弇州王公不以二公
既遠其土而收之吳中往哲以識不遺厚也古之
義也第何不收安節先生王民匠籍之顧阿莠贊
之見祭先河之義乎不收其先收其後而于二尙
書末已海已

梁德盛

父聚

梁封翁德盛字世隆其先北京順天之大城人也

曾伯祖岑隨文皇帝靖難之師渡江天下定授金
吾右衛百戶已而扈從北遷祖莠春因留居南京
有子曰聚是爲公父公父聚母陶氏生公而篤孝
善事父母早年家貧公用計研之道起貲用以饒
母弟曰德宏少敏知學公獨偉視之曾父命之曰
吾家世武弁少文爾弟曉讀書庶光先業汝視家
生產足耳謹于汝弟是資公曰諾自是以後凡翼
德宏于學者蓋無不至也後德宏早歲舉于鄉將
與計偕公公吾弟大人之所屬愛幼而遠涉非與

俱不可時公配史恭人賢亦觀公以行公遂偕往

人皆稱公之克友逮公晚年德宏為泰宣廟諱尹云公

晚年病疝留心于醫得養生之理尤喜堪輿家學

悠然林泉鮮撻物累正德庚辰卒年七十有一史

恭人公元配也同里名家子諱玉勤儉有孝德屢

侍姑疾衣不解帶藥物祈禱皆極精虔成化丙午

先公而卒年僅三十七葬上元縣時山之陽公繼

配陳氏子共八人棟材柎棋史出楹檀相柱陳出

材承家舉宏治己未進士敷歷中外今為浙江按

察使志行政績實出人表于是公得封御史進知

府史恭人得贈孺人進恭人材之晉浙臬也以守

杭最奏故封公以中憲大夫杭州知府公既卒材

啟史恭人窆合葬太史前溪景公賜誌而銘之曰

赴赴武宗于文聿崇啟弟啟子引其休風早勤晚

安坐享豐隆有碩元配于德斯同我我時山纍纍

新封

青岩路氏曰梁封公德盛祇撫成母弟德宏一事

啟後人之台衡不為多矣夫愛弟而撫成之以功

名友之至也體父母愛少子之心而誠愛于弟孝之至也孝友之至一同父母願子孫讀書啟家之念而曾不介介于昆季此在丈夫猶難之况夫婦合心乎長兄能柄家于是訓成幼弟此自家庭之常不爲奇特然而人情恆介介于是破是一介則大公矣果大公感于神明將大啟宗未必卽所成之弟而已在我之子孫見且甚速理固有然常不誣也則梁封公之謂也

梁德宏

梁大令德宏尙書公封君德盛之介弟也按京科誌梁公德宏以成化十六年庚子舉于鄉是科應天府舉者蔣法喬衍劉子順金麒壽潘珩徐雲湯佐梁德宏熊宗德王敞童瑾鄧澤吳彥華胡璟錢鑑王世禎倪阜計十七人稱最盛云梁氏家乘曰弗春公以孫貴暨子聚並累贈至尙書聚長子德盛公少有聲于時有舉義夫還遺金等事次子德宏生而卓越身起介弁之家而性喜讀書志期遠大以故早歲卽深爲父兄所重公亦孝友善承父

兄之志一門以內恂恂如也一心獨立耿耿如也
英歲列京庠生未幾卽登成化庚子鄉薦以連拂
志南宮就選太原府隰州泰甯縣知縣政和民理
有稱于時而公性介立不能從人俛仰久之倦遊
以歸公以儒門淡泊起家泊仕不移本志清操素
著歸里之後更一意退藏鄉居祖墓之前不入城
市令子孫世守耕種益清風皜然穆焉以遠同時
士大夫莫不高重之

青岩路氏曰梁端肅公以勲望尙書重于當日而
實以清望尙書傳至于今不要錢是秀才分內事
此梁氏之門所以重于金陵不息也維公實操梁
氏清風之始夫豈可忽乎哉

梁材

梁端肅公材字大用號儉菴其先大城人籍金吾
左衛登宏治十二年進士知德清縣以廉介著稱
入主事刑部折獄明審曉律令諸所擬當皆麗情
法逆瑾用事每以意生殺人公據法力爭不少屈
瑾誅曉諭天下榜文楊李兩閣下各作一篇意俱

不愜曰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方得體乃令各部屬撰上西涯李公獨取公作云法史能兼進郎中改監察御史出知嘉興府調杭州府皆有惠政而在杭尤著始至適歲飢告濟者塞路公曰五日卽賑時倉無儲人皆惑之公密訪某鄉某人有粟若干斛皆得其實屆期公親至其家曰汝有粟若干當糶半以銀償命賑其鄉人事完以報一日數處皆徧飢民數萬卽日皆得食無侵漁留難之弊遠近大服陞浙江按察使轉補雲南先是南中土

曾有相仇殺者御史屢劾未結將謀變公至曰是未可治以中國法乃以贖論土酋大喜卽聽命御史難其大輕公曰不爾則變矣後偵知酋果密調兵聞無他故乃止累遷戶部尙書公總覈財賦裁抑冗費條奏十餘事會計爲清未幾致仕後以戶部難其人廷臣上言司徒總領財賦得人實難竊見材操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旣嫻出納有執實人才之望及今未衰乞早召用以盡其才上卽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崔公銑稱之曰自公召

還司徒塗人丐子相語曰今天眼開召還梁公矣此與司馬君實入朝何異公赴召至京適遇考察京官肅皇素知公清正命監部院考察凡黜陟進退公議居多是歲部有疑獄四事上命掌刑部讞之俱得情上喜謂中官張佐曰得尙書十二員如材者朕無憂矣在職六年上眷甚厚幾欲位以端揆爲侯勛所中而止公狷潔之性至老愈貞嘗謂人曰秀才讀書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况欲驕人乎卒未久家遂食貧隆慶間賜葬祭贈太

子太保諡端肅有奏議行世子山以廕敘官

青岩路氏曰梁端肅公之獨盡其才雖遭遇肅皇知人善任抑公爲人自有本也操心廉直終始不渝斯其勲名所由永託矣於戲不要錢是秀才分內事世亦幾久位尙書而終安秀才分內者乎公此一分內卓哉千古

誌曰公居在都城南武定橋西與管檢校子山家南北相向子山素豪舉造樓榭廣產會親友其門如市公清修勁節庭戶蕭然與寒士不異也于是

時人反而稱之曰管尙書梁檢校

青岩路氏曰江南尙書舊宗不一而舊居傳至今者梁儉菴王石岡顧東橋三家而已顧當日戶庭稱鬧然畫錦之宮息園之境固在不過比今中富之居稍峻梁王亦猶是而皆歸若靈光俾過者必望之儉菴曰秀才分內交石吳公曰吾親起儒官貧素今亦足矣其言千載其人千載其室千載夫豈不可思哉

李氏經濟名臣公傳曰公甫受學輒慨然有經濟

苦

天下之志登進士令德清尅若而勤敏正德二年

主事刑部廣東司四年署貴州司員外郎獄小大

無遁情大司寇洪公鍾每令諸司錄其讞案以爲

法五年改山東道御史逆瑾誅榜諭天下出公手

筆大學士李公東陽見而絕愛之及爲史記遂錄

付史館以示後六年出知杭州杭以繁富名公愈

以清約自勵入覲具一書二帕贄京貴橐中無一

長物而公之廉幹益有聞十一年進右參政尋進

按察使會宸濠變起濠去浙近倚鎮守中人畢真

爲內應人心洵洵御史張縉謀于公曰事急矣將若何公卽就案草檄調兵方畧布置一日悉具又自往說眞令徹兵衛自是姦謀內沮兩浙恃以安嘉靖二年以服闋再按察雲南三年晉貴州左布政使尋調廣東凡人民課金令輸者自權之而親爲監督主藏者不得高下其手往來傳置諸所餽遺卽果蔬弗受也公兩典名郡及爲藩臬長壹以便民爲務頌聲載途所至立專祠祀公六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未兩月召爲刑部左侍郎七

年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雲貴川廣糧餉偕總制伍公往平雲南至澧州聞捷還辭兼職冬晉尙書十年丁內艱十三年召復任駕謁山陵公受勅偕宣城伯衛公錞居守如是者三十七年以考滿辭職明年廷臣上言司徒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待人寔難材揆心廉直終始不渝且綜理旣閑出納有執寔清朝人才之望及今未衰尙堪任使乞早召用以盡其才上俞之起公原官加太子少保公在位數令親信察市價低昂攬戶不得乾沒

得操

具

所省官錢不可貲算永嘉張公新貴用事常以意氣挫折公卿一日于朝堂厲聲語云梁大用某處糧草當辦則應曰諾某處折銀當發復應曰諾永嘉意其黯黯弗了也既而偵之則無弗夙其者乃歎曰渠固若是辦耶上念吏治龐雜特命公以司徒行考察所汰簡者數百人人心大服又大獄久不決者四事上命兼司寇讞勘之居數日盡得其情擬奏上喜曰得尙書十二人如材者朕可無憂矣事竣乃還印刑部皆以特旨從事前此未有也

司

平生爲國薦賢絕不欲人知是時士大夫頗尙圓通公卿或阿上取寵而公獨屹然自守有古大臣風然竟以此忤于時翊國公郭勛恃寵專擅損兵冒餉公疏劾之上下其章所可讐勛威莫敢詰復按勛不法十事草成未上爲僚友泄其語反爲所中遂落職歸歸兩月而卒先是工作大興邊費無藝加以水旱癘疫所在告災公籌之殫竭心力必不稍以加賦于民在職力主節財諸濫請浮費悉斥不應初世廟以祠禱故于額外有所需公執曰

恆

終不以無益虧國計上心弗善也頃公去且死卒
至邊儲大窘計無所出上乃歎曰令梁材在當不
至是公居恆約敕僚屬一意奉公自起家縣令至
司徒處公解者什九私居什一終日高拱堂皇內
外肅然在戶部語其屬曰若輦與人一接杯酒歡
有干謁能峻却之乎率之日坐部治事無敢闌出
人以故夤緣請寄悉格不行而歲計益治公狷潔
正直蓋出于天性日嘗佐食以園蔬絕無兼味公
服用浙蕉極下者底裏不厭澣綴唯兩裾鮮潔而

已爲尙書宅憂歸始有居室卒之日家無餘貲子
孫至不能之京斬卹典隆慶初奉遺詔乃得補給
如禮云

顧文莊公跋公書後云當世廟時公爲大司徒貴
相張桂用事公以清直挺立其間不爲下二公卒
斂手避之中貴人常欲有所需計部世廟搖首斬
曰尙書嚴不可干也徐宗伯識餘錄中亟推公爲
當時第一人身殉之日家赤貧所居廳事僅可旋
馬余與公會孫太守游每登其堂輒不勝高山景

行之感以為先民典型肯構猶在公書端勁肅穆
類其為人比于昔賢當與司馬溫公范忠宣公手
跡並重不獨鵠立鷹峙為墨池生色而已又記云
梁公立身清峻而宏人之度未嘗不優為浙方伯
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某者公以伉直不為加禮
某疑公易已據公十惡奏之朝論廉其非實量移
公雲南而已公居之恬然不為介曰御史言是耶
譴死無恨無然自有公論在矣居恆嘗曰犯而不
校某敢當之以都御史里居嘗用鄉夫肩小輿行

道中一御史前騶呵之峻不避御史遣問之曰鄉
官又問何官曰梁某也御史悚然亟尾輿造其庭
以請罪公曰何罪第驄馬行人人斂手避小輿而
敢突之必有可以勿問耳揖之而出

青岩路氏曰石亭陳公與南坦劉公書謂今在位
者每敬服儉菴司徒在漂南者惟敬服南坦司空
然司徒一味仕而少山林興致又不如司空可卷
而懷之其中意味說與司徒真如說夢余以為石
亭公論固有所見固有所感要不得以此定兩尙

帝皇明代人文學 卷之五
書兩尙書者同夫其爲天民者也而南坦自成其爲南坦儉菴自成其爲儉菴意趣各別而同乎其爲大君子此比于大江然邈邈清波明光天表者此大江也渾渾洪濤精運世間者亦此大江也君子同此正大而已矣明晦陰晴其間意趣不等何足與問哉

梁山

子應輔

弟冠舟

附見

梁貢士山尙書端肅公之廕子也少嗣其家學長而博達抱經濟之才以文名擅譽望一時梁氏宗

表云端肅公三子長子山次子冠俱應天府學生三子舟順天府庚子舉人未仕而長子山由應天府學貢生以廕敘官亦未仕三子相次以文學才名輝于南北而皆未臻其用論者惜之山一子曰應輔應天府學廩生家學相承世繩前武恪亦未遇後以子貴封宗人府經歷應輔三子長桂芳季桂苓皆應天府學廩生兄弟聯標而起並以才名自樹桂芳旣而以歲貢生授徽州府學教諭文章義行稱艷東南而其仲曰桂茂以廕敘由宗人府

帝皇明在人文卷之五
經歷累官至雲南臨安府知府云

青岩路氏曰以端肅公勲德在天下宜其廕嗣多
顯顧乃不然何也此比于珍木條枚鮮暢暢卽珍
林未易云也且名宗世澤在其人文之氣足以垂
遠云爾豈在榮祿哉若梁宗是已梁貢士山廕而
未仕然迄于今繩繩不已者皆其條枚也是其爲
廕爲仕也固遠矣夫

梁桂茂

梁太守桂茂號曰鳳池端肅公之曾孫也公生平

二八

厚重而識量高明世其家學稱應世才兼善書篆
隸真草四體俱上而尤工入分居身謹飭友于兄
弟以廕敘官臨安府知府旣歸出所積俸與兄均
受不以自私也鄉里莫不重之

梁氏宗乘曰公端肅公會孫祖貢士山父封公應
輔兄桂芳弟桂苓皆京學生公以廕敘由宗人府
經歷累官至雲南臨安府知府有治才滇中疊山
峻障天南重地屏外安內雲南爲之都會而臨安
卽次之所治筦五州轄四縣雖金碧米鹽亦稱沃

厲

頽

壤而遠近民夷雜處往往人情易動而難固至于其地者萬里授官輒多憚于剔理循循相因而不問其一方利病之所係公在任虛懷廣察凡病政相緣以爲民厘者卽不難以身任之爲之力甦其困諸如詳免貢金裁革邑馬以除其地之永累者往往不一一時滇南之民沐其德者感其意遠近蓋莫不頌而懷之屬學校久頽鞠爲茂草公更一力爲之重建享殿翼翼旣歲時釋奠如儀而開廓講堂展修傳舍俾諸生崇業者咸瞻依之有所而

游息之有歸重師儒尊文教政暇輒及其地之賢大夫士講道論學問俗觀風以益留心于其政治之所當歸其時之君之文人咸式于公之雅度繹如也乃公在任則恒念茹冰之義不忘飲水之風于昔人所云此鄉多寶玉慎勿厭清貧者蓋不翅三復焉終始于官守嚴一介一若先端肅公之所爲操者以爲操清風嚼如也迨報政而歸則出其清俸之餘一同于兄弟曰此祖宗之遺澤當共在子孫者豈我一人之爲乎蓋公之志度如此公夙

懷孝友門庭以內梓橋之禮棣棠之誼一視其先
 世隆公而來之意家風勿替自少虔學博宏古今
 兼工翰墨臨池之美英英獨駕于時臨安既歸還
 其初服一謝塵鞅讀書養志時從鄉邦先達四方
 碩老飲酒看山賦詩言志難里下蓋有不異從
 赤松子遊者年益高德益劬通國望而推之南大
 京兆以鄉飲大賓尊之者五捧几杖而臨子孫常
 侍瞻鬚眉而喜上下交忻論者皆以爲不易得云
 卒年口十有幾子二益生資生

青岩路氏曰鳳池公相聞在故京之季文人也德
 人也偉人也第人也夫以端肅公勲德之隆宜廕
 無窮而當日子孫敘廕者概未受祿乃獨鍾其盛
 于公則公之偉第可知矣雖然公擅前人之第爾
 乎不替前之清德不替前之孝友之德公亦以文
 人自享其德之第也夫自享德第是之謂偉人是
 宜梁祚之益蒸也

按鳳池公二子長益生敘廕桂林府同知鼎易之
 後未赴任卒次資生少力學有文名詩字之美得

壇

帝里明代人文畧

卷之五

三

其家傳一時風雅詞擅尙之年甫十九早世元配顧氏顧公夢游女憲副橫涇公之裔孫女也介石之貞大家遺範艱難撫孤一子曰之憲之憲旣立偉姿逸格克比其前人子孫遞昌于是端肅公之家獨煌煌猶舊

青岩路氏曰梁君之憲字爾立吾友也挾曠代之才而弗遇其時也夫何容論愚竊式者百年以前顧文莊公言梁端肅公所居廳事僅可旋馬及公曾孫太守游每登其堂輒不勝高山景行之感以

爲先民典型肯構猶在乃今更百年矣其肯構猶在也豈易云哉愚因歎當日管尙書梁檢校之謬管之氣燄可謂爰矣而今日之堂構誰在誰不在夫管亦故京賢者乃其湮顯之別若此愚乃歎豪華之未可久而平淡之未易消也

青岩路氏曰故京梁尙書材號儉菴周尙書金號約菴二公同時其自號之意亦不相遠石亭陳公華玉顧公各有其字說大抵收斂于外一反于內此二公立身用世意之大綱也二公勲名特偉而

願

其所以自立乃如此彼其見諸當世而大垂諸異日而遠蓋皆視此矣吾願後之學者知之毋徒問其事業也

進

青岩路氏曰大司徒梁端肅大司空劉清惠並以清傳而端肅公以通爲重清惠公以退爲安二公意致似各不等要進退各極其清之意而止此其所以並重也且不惟此從來士大夫清者自潔而已不能制人梁公高拱堂上僚屬無敢出入劉公建節慎庫諸司永絕侵漁是其清威力爲何等偉

士

哉古大臣之風歟

周金

戊

周襄敏公金字子庚號曰約菴又稱曰橫山府軍右衛籍登正德成辰進士第擢給事中陞太僕少卿僉都御史轉副都御史致仕家居六年以原官薦起陞兵部侍郎轉都御史厯撫延綏宣府保定淮鳳諸處已陞尙書南京南京公所生也因得焚黃先人之墓人以爲榮公爲人濶達警敏自在科中則已諳習世務章數十餘上度可施行而後言

武廟數游幸公上疏請早朝躬覽章奏總權綱頗見采納又言京糧歲入三百五萬而食者歲乃四百三萬當汰中官以迎佛監織暴橫道路當罷都督馬昂納女弟後宮外議云已娠請誅昂還其女昂雖不罪而女竟黜及公沒禮部爲請諡亦獨以公爲給事中時能陰銷禍孽指此疏也是時奄倖擅勢與言路爲仇不且暮死則竄公給事中九年老成周慎卒免戮辱而以久次擢太僕公貌瓌偉善議論初在鎖闥每九卿廷議軍機大事衆輒目

屬公公口對甚辯聞者心愜壬申狼山之捷兵部議有功將士例陞三級公笑曰不然將士有實職有虛銜有正副參遊實職大而虛銜小有管哨管隊實職小而虛銜大今一例陞級管哨以下皆可爲督府而參副以上或止于都司首尾倒置非便衆是之癸酉議用兵土魯復哈密公極言西邊虛憊而土魯險遠且青海之賊窺伺西甯乃欲遠拯哈密可乎衆曰如土魯索金幣何公曰彼能效順國家何愛于賞不然剿之未晚也已而卒從公議

公

于是眾以公可屬邊事以此延綏宣府皆推公往
 公既豁達不拘謗有帥臣體裁又善煦愉接下其
 在西鎮人見公色詞既已心安公分益務寬簡以
 慰貼之嘗欲答一二走卒時窮冬多不袴公惻然
 曰邊人窘乃如是遂不忍答而百方為之招商聚
 粟廣屯積芻以時給其食使人有重生之心又為
 之葺墩墻疏石渠期于利盡而人不勞邊人益愛
 公嘉靖甲申大同殺都御史報至公愕然踟躕久
 之曰吾得之矣乃開門召諸將卒盡入環列庭下

即

謂之曰若輩知大同殺都御史乎眾曰知之公曰
 若輩以殺之為得已耶聚叩頭曰狂賊自取族耳
 尚何道公曰不然邊人勞苦甚矣而又虐使之是
 趣之殺也假令上下相愛若父子彼將倚以為命
 縱授之刃使殺焉其誰忍乎眾大歡呼叩頭退當
 是時以片言立解上下疑阻及之宣府總督馮侍
 即^〇以苛刻失眾公數爭之不得侍郎又以鹽引數
 萬與其私人為市而商人無能得者眾固甚怨會
 諸軍詣侍郎請糧不從且欲鞭之眾遂憤轟然而

罵因圍帥府公時以病告諸屬奔竄泣告公公曰
吾在也毋恐即便服出坐院門召諸把總官陽罵
曰是若輩剝削之過不然諸軍豈不自愛而至此
欲痛鞭之軍士聞公不委罪若也氣已平乃擁跪
而前爲諸把總請曰非若輩罪也是總制者罔利
不恤我衆耳公從容懇諭以利害衆囂曰公生我
始解散去而總制自是亦心愧公延宣皆虜衝公
內撫諸軍外策強敵關城晏閉邊圉緩帶四五年
訖無敗事人益以爲才自公去宣府入年大同復

八

守

爲

儀

殺總兵據城亂公時起巡撫保定矣遂往扼紫荆
擒大同謀者數人送京師會真定巡按李者有疑
疾入某邑聞銃聲驚以邑令謀已欲扶之死廣平
平爭之又以守亦謀已至遣吏發卒捕守一城盡
空公聞變星馳撫定之上章露巡按罪狀而臺長
庇其屬爲之訟寃公復上章力辯廷論竟直公而
黜御史公本通達不務焉崖異然大體所在不肯
苟爲姘媾此蓋公所難者其以都御史出鎮淮也
章聖梓宮南祔始奉旨由江而諸護行大臣至議

真議從陸諸官心知不可而憚于江險扼帽不敢
任公獨言沿江山險路不可通狀竟決從江之議
江干千里免伐樹毀屋役夫數萬人得毋走死山
谷中公之力也為刑部尙書轉戶部益能其官乙
已致仕歸歲餘病卒年七十四公喜讀書雅理官
小史亦用以資其經畧尤善為歌詩羽檄倥偬中
率不廢詩著有上谷漁陽稿字有晉人風骨樂獎
後輦與人言妮不厭而言必取其有益平生儉
樸既貴如居約時年五十遂獨居未嘗畜媵妾教

輩

諸子愛而有法子二仕廕都督府都事官至苑馬
寺卿偉太學生皆好禮讓能世公家公贈太子太
保諡襄敏賜祭賜葬武進之惠化鄉蓋公先武進
人國初彥居者徙實京師生道信道信生廣公父
也墳墓皆在南京而公致政遂還武進云
石亭陳太史曰橫山周公初拜給事中使遼歸得
山海之阨塞又從回中之使按圖辨方以極西北
及貳僕卿出按垌牧盡燕薊之關險曲折數千里
緣長城而西營堡斥堠靡有不到嘗求余肅敏公

築榆林諸城二十有三營北出沙漠西距銀關墩
臺瞭望之役屯守餉輓探哨之計厯厯具明故嘉
靖壬午延綏諸路告急任鐵鉞者推之

東橋子曰相樹視土相人視度度者受物之量也
大度則大受約菴周先生其最明著者方璘爲吏
部卽始識先生於今司空劉公元瑞坐時賓客盛
集約菴方爲鄉進士禮恭氣閒談古今論經史如
發蒙啟瞶繹繹不絕畧無幾微見于窮達之際璘
心偉之未幾舉進士給事諫垣論議天下大事洞

卽

見條緒舉賢擊佞一以國家爲心不置好惡然謙
謙自牧恆若不勝其憂畏者此其心豈有炫艷于
其職哉拜僕卿剗裁猥冗弗厭其劇進僉都御史
撫延綏移宣府皆邊陲難居地也禦外安內舉偏
振衰二方戴如父母以讒去位人之望之者方嗟
不置先生乃忻忻然歸臥毘陵若將終身焉爾夫
士居窮率餒縮及踐華要則聲張自多其仕宦每
不樂冗瑣或功大而抑又怏怏不堪處此皆度有
所不足故也先生被褐而泰履險而夷理勞而敏

捐

居難而振及其違也則由由于于不知其去來此其廣心浩蕩如江如海豈可以窺測則其所受豈可以數稽乎先生名位弗德壽考之數璘不得量其後此比量事理見其不可易者固如此

又約菴中丞野服像贊云寵辱既損故能泯乎物我丙字既泰故能樂乎山林非夫達人夫觀君子樂天其孰能與于此敬觀先生神氣克王風儀蕭散其所處于出處之間定矣乃爲之贊曰道盛乃肥神充故泰高視物表獨見其大手補袞闕身爲

國楨爲而不恃孰知其成張弛維時一龍一蛇留畚樹藝施于有家溫國洛涑安石東山羣望孔急我心寔閒

青岩路氏曰古所謂偉人愚未知其爲何若也夫士君子措此身于天下足以爲天下擔大任鎮急變決衆疑先危機定羣志若約菴周尙書偉哉雖古史氏之所甚推者亦何以加焉公書生風雅其天性仁愛其本心然而遇事風生當機立斷英威若神不可抑折者未仕知學既仕留心當世之務

蓋無往而不學也於戲天下有無往不學之人而不成其爲偉人者哉千載聞之容無起敬

顧紋

阿弟 誠

顧封翁紋字廷繡號曰愚逸先世吳郡明初有阿件阿保阿弟阿滿者以匠籍昆季絲于京師遂占籍上元阿弟子二曰謙字伯謙曰誠字仲實仲實之子四曰紋綱縉紳紋卽愚逸翁居長生正統己巳卒嘉靖辛卯年八十一子二曰琮曰璘以璘貴生封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旣而以恩例晉四品

服卒後累贈至資政大夫南京刑部尙書先是璘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以愚逸公年高堅意乞養得允以布政致仕歸侍辛卯旋值愚逸公謝世服闕之後乃起補巡撫湖廣云

青岩路氏曰尙書諸宗惟顧尙書華玉一宗大宗小宗本本友友特稱繁衍間者得請其世譜溯其淵源一乃知厥初自尙書封君愚逸公已昆季四支並傳日衍以益大故族爲獨甲于世云考愚逸公前又已分二支曰伯謙曰仲實二支合于一本曰

支

阿弗阿弗亦昆季四人墟墓俱在而其三人支系莫考今其傳者獨阿弗一支則單以阿弗稱始遷之祖云爾夫阿伴阿保阿滿暨阿弗同以匠繇于此而華衮文孫雲初裔獨以系之于弗綿綿瓜瓞未知此初之爲泯者有意爲之乎無意爲之乎其竟付諸冥莫考之天也哉阿弗二支伯謙傳及孫今盛傳者仲實裔云

青岩路氏曰又考仲實公四子紋綱縉紳縉爲英玉公父紋爲華玉公父皆以子貴而綱在兄弟兩貴之間獨以隱逸自高紳在三兄大年之列年獨不及舜玉名玉以文以才當不甚下華英二玉而貴終不如世雖親兄弟固各有定分乎然足以長宜子孫則又一同更無差別何也四人之裔縉支較單紋綱紳後日衍而繁紋後稱尤繁云紋愚逸先生也

劉氏存徵錄云或傳愚逸先生曾除夜見偷兒伏于舍呼之出分以魚肉贈錢五百文勸以改行遣之一年偷兒夜又經門見門有縊者潛移遠之次

宋

日以禮至自陳所感語畢而逝此亦厚德之一驗也又顧孝直言成化間其高祖誠即仲實為始祖海即阿卜地樊家山既定穴夜夢朱衣象簡者曰我故宅也能相讓五尺乎誠公乃于定穴之處讓一丈許地師力爭之不聽葬後復夢前人謝曰不壞我宅甚善無以報德當生爾之家以亢爾宗我宗曾子固輩也越一年而華玉尙書生此事李廣文蕃傳之蕃世居瑩左言當有據焦澹園先生亦云子固墓誌云卒于江甯豈即葬于此耶

前

青岩路氏曰嘗謂陰地當讓不惟關德也道固應爾爭地為吉夫善人之居既已被發何吉之有不如遠讓且自避凶此在不知誤發而見猶當急禱以自讓去况前居者實示之以影響耶或曰影響何足信夫九原之下本自影彼以影響告我以影響聽不亦可乎天地之道爭者凶而讓者吉請五尺讓一丈即樊家山之地未信有曾子固在吾知仲實公之心早自有顧華玉來也道則然也

顧璘

湖

顧尙書璘字華玉號曰東橋上元人宏治九年丙辰進士知廣平縣陞南驗封主事歷稽勲郎中出知開封府鎮守中官廖堂逆瑾黨予奪自恣公每折其萌不令肆瑾誅堂罷去而錢宣廟諱用事王安繼鎮尤恃漫有司多屈節公故不爲禮徵需不答宏恃錢援矯詔逮公錦衣獄問狀公據理抗言宣廟諱不得已遣邏卒陰探郡中無所得乃文致其獄謫知全州累起浙江左布政嘉靖壬辰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湖湘遐曠提封數千里撫臣尊重受計

坐理而已公輶車省巡雖偏疆下鄙莫不躬蒞故事必以藩臬守臣自隨公悉謝遣行事簡易供次才足周用民安堵不知勞所至勸農振業平徭復稅摘伏如神在鎮逾年多所建白所言皆當時利病深切治理論者躉之入爲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會顯陵肇工改工左領山陵事公調發有制視他所營率減費十五而工倍之進尙書改南大司寇卒公融朗濶達精于吏理能激昂任事嘗曰治天下不難選十五人作巡撫三十人作方伯廉訪

待

一百人作知府必九年成績而後遷必得其人而後代巡按如雷霆行于其間或三年一差或五年一察其他循資仍舊如此則左部所訪科道所舉僅百五十人易于遴選彼不肖者自不容厠足其間縣令教官聽知府各舉所知以時聞于巡撫巡撫舉之于部賢者留不肖者立黜天下之治可立而得也李御史元陽嘗述于荆川唐公甘泉湛公咸以爲格言云

青岩路氏曰東橋公學有本領人在實力節不假于逆瑾賊錢氣不折于介溪父子此其品格豈李太白脫靴高力士所能盡之哉惜也以風流文章勝而傳者反畧其大也然其風流文章亦並超然百世矣猗歟盛哉

畫

公以司寇考滿時嚴氏燄正灼邀飲揖甫畢公卽看堂中畫乃吳小仙月明千里故人來公大聲曰此摹本也真蹟在吾鄉倪青溪家此畫甚佳當求其真者介溪已不樂及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人公又曰相別數年今日正宜敘話此輩喧聒當

盡遣去介溪父子大爲沮喪

公撫楚在黃州欲見王夢澤知府曰王發配士夫客皆不得識面公知爲俗吏乃囑之通判判訪王狎遊二人者設謀夢澤一日出至園中二人傳于通判報撫臺擁門而入夢澤方欲避二人拽不得脫公方得與見夢澤名廷陳正德丁丑庶吉士以忤執政削秩屏居放達二十餘年世廟訪遺佚公以廷陳及顏木薦不果用

公在浙物色太白山人孫太初不可得輒道衣幅巾放舟湖上求之偶月下有舟泊斷橋下一僧一鶴一童子煮茗笑曰此必太初也移舟就之遂往還無間

公爲文不事險刻而鑄詞發藻必古人爲帥詩矩矱唐人而剽芟陳徑時出奇峭樂府歌詞不失漢魏風格生平與陳侍講沂王太僕韋肆力學問時稱金陵三俊所與遊若李獻吉何大復徐昌穀聲名相頡頏也晚歲家居文譽籍甚又居都會之地希風問業者戶履恆滿構息園以待四方之客客

至如歸命觴染翰留連浹歲無倦色卽寸長曲技必與周旋意盡而後去喜設客每張讌必用教坊樂工以弦索佐觴正奏樂時每發一談則樂聲中闕談竟樂復作公議論英發音吐如鐘每一發端聽者傾坐咸以爲一代之偉人處承平全盛之世享園林鐘鼓之樂江左風流迄今猶推爲領袖也公息園記云築園居室之後袤五十武廣半損之中取纖徑通步餘盡蒔植以延叢縟修竹後挺嘉木前列周除花卉美草期四時可娛中亭曰愛日

廣

虛牕淨几宜飲宜讀西謀道齋三楹置諸孫讀書作載酒亭以待夫問字來憇者東小軒曰促膝諸故人至解帶密坐談農圃醫藥之事恆至移日率室居則掩視納息存吾元和起則觀童子理圖書之帙時寄雅抱命之曰息園南鄰乃有應圃數十頃頗雜池沼屋廬其中達于青溪檉榆蒲柳掩映森蔚風靜鳥鳴鶯移鷺立居人多蒔蔬養魚皆有徑可往吾園開戶向之籠取其勝時與二三子周游無異深山窮谷之趣此又鄉鄰所以息我者歟

夫息之義止也生也形貴止神貴生動而不止形乃日敗靜而不撓神乃日生然則息也者實形養神之道具是矣造化遺我以年先人遺我以地鄰里助我以勝我顧糾纏外物而不知形神之爲貴殆莊生所謂倒置之民乎蓋公之曠達

固如改大

顧文莊公曰陳元舉言司寇高視緩步負天下重望崇道義輕爵祿遇時貴人或傲然不屑意以是回翔久之晚始躋大位卒困于譏讒以終與北地李公濟南邊公以文賦擅天下又與劉司空徐廸

傳

功稱江東三才子槩其所著真元黃之精英鄉國之黼藻也書法奄有晉宋風流道拔清舉望之可想其獨立物表之致同時如文徵仲王履吉王子新皆以書聞公口推服之孜孜如不及較謝太傅批大令書尾憐才愛士之風尤有勝焉者矣顧氏宗譜曰廷繡公二子長琮字方玉亦字良玉華玉公胞兄也以隱德終二子曰岱曰崑華玉公生成化丙申治易宏治乙卯年二十取儒士充府學入試卽中鄉試第十四名遂聯捷會試第十一

名歷任四十九年食祿三朝卒嘉靖乙巳年七十子三嶼峙峻

顧嶼峙峻

顧貢士嶼字悉涵華玉公之長子也生宏治戊午少而才俊異敏夙成早歲有文譽騰重一時督學御史蕭公鳴鳳試以鳳臺春曉時唐初四子贊不加點削援筆立就風藻天然文情飄舉蕭公歎賞之謂華玉公為有子既遊京校有聲益以詩名當世第困有司久之竟弗遇嘉靖二十二年癸卯應

詩

貢入京甫旋遠卒于明歲甲辰年四十七耳後十年甲寅以子履祥貴勅贈文林郎南京太常寺典簿子五履祥賓祥元祥應祥楚祥並列京校而應祥亦以詩名當世嶼之次弟峙字悉立號曰少峯華玉公之仲子也生正德己巳嘉靖十八年己亥上幸承天謁顯陵以公修顯陵功遇例恩授峙徵仕郎楚藩審理後至丙寅年五十八卒子一有祥嶼又次弟峻字悉基號曰鶴汀華玉公之少子也生嘉靖甲午萬曆元年癸酉追論督顯陵功成廕

雨

峻以國子生丙午初受光祿寺掌醢署正尋陞後
 府經歷誥封奉議大夫辛巳陞南宗人府經歷未
 任而致政偶疾遂卒于萬歷甲申時年五十有一
 或曰初華玉公撫楚時江甯張文忠公居正甫十
 一歲有異才公一見大賞器之嘗因童子試公曰
 童子能屬對乎因曰雛鶴學飛萬里風雲從此始
 張公應聲以對曰潛龍奮起九天雷雨及時來公
 大驚喜解所服金帶贈之曰異日貴于我也且曰
 子異日何但繫此帶聊以見予期子之意耳因出

少子峻與結世好曰異日貴幸勿相忘後公卒嘉
 靖二十四年乙巳中歷隆慶六年抵萬歷初將次
 三十年矣于是文忠公得志方居政府感公初知
 因其在日被讒特從部議予祭葬官峻為上林苑
 監事則公數十年以前知人之明之所應也峻後
 仕階登奉議大夫初授此云上林苑監事其宗譜
 云光祿寺掌醢署正當以譜為據卒後子二明祥
 恩祥嶼峙峻昆仲季之子共為華玉公孫者八子
 八人之後為曾孫者凡二十八人皆傳故顧宗惟

華玉公之系爲特盛云

青岩路氏曰以華玉顧公之名德兼三子之文學克世其家宜其科第足以相沿然而峙峻以廕起家之在嶼之才風雲可握當日華玉公不廕長子而廕長孫想亦有與俟之而卒亦止以廕贈豈不可歎哉要之江東士族人文雖盛不過一兩發卽止顧宗重之以華玉公更重之以英玉公二玉之光足以蔭映百世山川之力固不能再加例如是而止焉已矣雖然賢士大夫之家盛與不盛豈視此

乎但門庭如舊風雅恆新事愈陳而若現枝彌寒而若鮮令人常接其後益想其前則觀乃止矣他何論哉蓋惟顧宗斯意迄今炳如也是其盛也

顧履祥

應祥 夢札 十三卷

顧同府履祥字孝常號彭山忝涵公長子而華玉公之嫡長孫也生嘉靖癸未嘉靖己亥公陞刑部右侍郎尋改吏部左侍郎未任改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督顯陵大功得贈祖父如其官廕長孫履祥國子生履祥時年十七辛亥年二

予有朱容卿情誼
子實作以圖冊題詩
者王仲房安治芳王鳳
洲齋必朱醉石沈以
臣等凡十餘人而元祥
与焉其詩曰傲食生
人常嘆世多累以如
一肩厨飄然物外如
探赤龍英暮戀南

山柱信云醉飽時
宛与羲皇對誰
識凌清時尚有新
華輩詩下署曰
秣陵顧元祥圖
二曰吳山一日約隱園
主人書法清秀
其元祥亦待善
書如能与諸名士游
也定能三年夏間
五月初旬澄之

十九初授南京太常寺典簿越三載甲寅考績進
階文林郎庚申陞直隸大名府通判甲子陞湖廣
寶慶府同知未任致仕時年四十二考槃林下者
三十又一年卒于萬曆甲午年七十二子六人

青岩路氏曰按譜履祥之弟四次賓祥字孝正
號小山次元祥字孝先號吳山次應祥字孝符號
天池次楚祥字孝功號屏山三京庠生而應祥在
江浦學以能詩名但年僅三十一子一夢芝亦列
京庠合兄弟五人子為華玉公會孫者十七人至

合嶼峙峻三人之孫稱公會孫者則凡二十八人
盛哉顧氏他支無及其曾孫之眾者此華玉公後
所以獨大也公兄琮二子岱崑傳三孫而皆絕等
而上之公父輩綱縉紳綱之子琬瓚至其曾孫得
十八人縉之子瓌珩珂琨乃傳者止英玉公瓌瓌
子密崇巒而曾孫纔得四人紳之子瑋玠至其曾
孫亦止得十人

青岩路氏曰誦詩古之人凡頌禱輒曰曾孫有慶
曾孫者家之前後衰盛之大關每未易云之然非

求之而可得者也必有以致之者矣華玉公何以
致此乎廷繡公歟仲實公歟阿弗公歟抑還自公
歟合而云之想必有然者歟

又按譜元祥四子夢蛟夢虬夢蟾夢蟠並列京庠
夢虬字與振號澤泉生嘉靖庚申萬曆辛巳爲京
庠廩生丙午授儒官冠帶卒天啟乙丑一子大善
字友生京庠生明季以詩名推重一時初刻有見
遠樓集幽異古鬱橫闢一家後詩益進而未能行
顧宗後來擅詩者不少至與治友生詩文皆可占

一席華玉英玉兩公之末勁也而生非其時學無
所顯惜夫與治玉公裔友生華玉公裔並誠

顧徵祥

顧府幕徵祥字孝敷號曰濱湖忝立公三子生嘉
靖乙巳以國子生授北京東城副兵馬使萬曆戊
戌陞莆田主簿未任己亥考察左遷江西袁州府
檢校壬寅致政歸林悠游林下久之天啟甲子年
八十顧文莊公壽之以詩曰文雅風流八十年一
時耆舊爾應先家承北斗天喉舌居卜東都水澗

灑秋院松雲開士館春江花月麗人船看君才力
殊強健高論時驚滿四筵築室東林白下橋門庭
瀟洒足逍遙停雲夢起春醪熟聽而詩成夜燭銷
老去風情還自許興來遊社不須招鳳毛五色尤
堪羨賦就凌雲滿漢朝觀此詩而公風韻之不凡
可思矣崇禎戊辰公年八十四乃卒元配王孺人
大司馬石岡公女後公一年卒亦年八十有四子
三夢宸夢章夢齊宸貢士顧與極也以才名著
青岩路氏日文雅風流八十年一府檢校進退卽

興

與尙書快等哉門庭瀟洒足風流濱湖公歟何逢
之樂歟又曰顧宗末裔人乃不勝其多人不勝多
雅俗必自不等理也勢也然而不等之中其風韻
之不凡往往各占其門闕之意余嘗以是與歎凡
舊闕之子孫風韻猶是也而前人當其盛以其風
韻爲天人後人處其衰卽以其風韻爲愁鬼豈不
可感乎余于濱湖先生以愁鬼仰天人固不勝其
懷矣顧宗多壽年登八九十者接武而聞濱湖先
生夫婦皆八十四白首齊歸尤其第也

顧綱

顧隱君綱字廷威號石岡晚號曰癡菴仲實公次子生平爲人端方正直而以隱逸高尚自處嘗結廬于石子岡祖墓終日相宜起造更置地以培植松楸護蔭風水爲子孫計晚年有手錄自敘墳塋淵源數冊以遺後世公生景泰癸酉卒于嘉靖庚寅年七十有八子二璇瓚

青岩路氏曰五色集而成采五音集而成聲五味集而和羹以成人之兄弟抑亦有然顧氏紋縉兩

封公之間非得綱高逸之仲亦不見其聲味文章之具美伯叔曰不忘前人仲亦曰吾不忘前人伯叔曰不忘後人仲亦曰吾不忘後人前乎是者後乎是者我廬我墓之間我自致其心之所欲然期其事意足以百世而止他何問哉此意富貴不必加貧賤不必損故紋綱縉紳四支並于顧氏永殖其子孫者兄弟各極其意集而成采成聲成味非無故也

東橋公松塢草堂記曰我顧氏蘇人也自曾大父

對

懷

府君始葬金陵石岡之南今四世矣其山自石岡
 萃立橫亘東驚支分蜿蜒而偃踞于此旁為曲阜
 南紆以環前封若几焉都人往往詡為勝域其勢
 窈合成塢東坳砥平余乃遷故廬其上以修祀事
 以托隱棲四山皆先二世植松不啻萬本巨植鱗
 皴穉枝羽筵卽雲連幄因風鳴竽慘舒異觀忻戚
 殊念余每來居之情有所屬戀戀不能去題曰松
 塢草堂懷先澤也

青岩路氏曰按癡菴公先所結廬培植松楸者卽
 此山其後東橋公別自稱松塢居士王子新寫松
 塢高士圖以贈者亦以公閒居嘗在此山也二百
 年來山塢松雲甲城南石子岡左右康熙□□城
 南松盡疫遙望此塢枯松猶若黃大癡寒林筆法
 森森舉于天際附記之

顧璇

子巖

顧茂才璇字舜玉號溪亭廷威公長子生成化已
 亥遊京庠屢舉不第嘉靖癸巳會皇太子生詔許
 天下廩膳生員德行端莊者年五十以上不願仕

進準冠帶榮身于是公遂受冠服至丙午年六十
八而卒子四巖岑岳啓巖字悉石號杞原生正德
庚午亦早在京庠長于文學盛抱才華嘉靖丁酉
秋闈已中式臨將列名登榜時大京兆某公見而
喜之曰此東橋公之猶子也監試者疑之遂拂去
落第後應貢赴京授京衛武學司訓隆慶庚午陞
新樂學諭尋疾告歸而卒時年六十一子四儲祥
兆祥考祥世廟祥

青岩路氏曰夫際遇者以當時見之也不必際遇

叅

而際遇莫不在者以後世見之也自後見之理無
不齊則知其初遇不遇之不齊者固冥冥者默有
運乎其間事原不必齊而人適未知之也以舜玉
先生之人參諸華玉英玉兩先生之間詎有差別
然英華兩玉相次遇而舜玉不逢晚僅受冠服以
自遠不能若兄若弟貴贈其親豈不歉然哉而詩
書禮樂芝蘭之澤兄弟三人同香百世無有不齊
夫乃知理有當然運歸一致生于其家同際其盛
亦不必盡遇而際遇固無不在有如是也至于悉

石瀕已遇而不遇惜夫要之無他也石岡公既以
隱逸高尚自處冥冥者因舉其祖父孫三世一同
予之高逸而處之三世兄弟兩貴之間以見其歸
無不齊固如是爾噫起家之道爭其前不若爭其
後石岡公晚而癡菴乎夫豈癡也哉

摧壯
谿亭琰亦能詩桐庄塘芳園雅會詩谿亭倡首其
賞木芍藥詩曰一年春事豈摧殘今殿春光有壯
丹色映早霞當綺石香薰晴日倚幽闌弟兄共此
一觴樂子姓相隨盡曰歡草草題詩紀時事異辰

日
應作古碑看芍藥詩曰暮春三月小園中芍藥當
堦盛放紅西子洗粧當曉日太真帶酒立東風廣
陵品絕黃金繞漢苑姿奇綠玉籠近喜老年無所
事春來幾度醉芳叢芙蓉詩曰賞心亭下小池蓮
擬有西湖十畝妍花散幽香紅冉冉葉杼高蓋碧
田田舉觴暢飲風生席擊節清歌月滿天老我投
閒那惜醉醉中揮筆寫新篇又補和東橋賞菊詩
曰律占無射秋欲暮采采東籬菊粵布花開無數
黃金錢若向西風專獨步主人對之挹清香興來

邀我傾壺觴昆季相娛浮大白高歌侑賞明銀缸
我聞菊有延年益能扶衰翁換容飾春來移取試
栽培朝夕採之供饌食

青岩路氏曰誦四詩逸懷亮節爽爽照人錄而存
之抑可以知二玉之間中勁不爲甚弱嘗歎華英
二玉一時兄弟並起詩壇爭執中原牛耳良已盛
矣乃其時兄弟父子甫兩世耳若谿亭琬蓉江玠
南墅口忒涵嶼少峯峙杞原巖虛樓岑等以詩稱
者更纍纍多人一門之內夫何其才積也阿第公
以匠來繇京甸未幾而人才之生至此虞世南男
作匠來護兒兒作相天地之理固有然歟此理循
環之速其能容論世者備論之也歟

顧縉

顧封翁縉字廷貴號雙榆仲實公之第三子也生
天順庚辰以子璫貴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職方司
主事卒于嘉靖丙申公配宛氏繼李繼劉俱無出
更繼馮氏乃生子四人曰璫曰珩曰珂曰琨
青岩路氏曰公爲人之詳未考夫雙榆者寒松之

所自生也溯洄求之則粲粲松風必有所由來可
思矣雙榆先生何以生寒松先生之文之介之異
其天上白榆乎哉

顧璘

子巒

顧憲副璘字英玉號曰橫涇華玉尙書之從父弟
也幼馳文譽登正德甲戌進士累官南京武選郎
中武宗駐蹕南都南大司南喬公宇以公通敏有
識選侍左右上注目之護蹕還復武選會有旨查
冗員公于請囑一無所徇明年謫知許州歷陞河

南副使風采益著與部使者論事有不可輒封還
移文同官莫不駭之公曰朝廷置外臺爲耳目枉
法以媚人吾不爲也竟以是罷歸公高自負許恥
諧于俗居官常俸外秋毫無取歸家朝夕不繼處
之晏如嘗曰士大夫居林下貪賄請囑與武斷鄉
曲雖畧有間皆非知耻畏義者所忍爲也居宅臨
街一小樓扁曰寒松訓蒙童數人以資餽粥華玉
尙書闕息園賓明伎樂每如雲集公所居間一墻
招之飲多不赴嘗絕糧華玉餽以斗粟不受霍渭

崖公韜爲南宗伯以廢寺田百畝資之堅拒之不
納惟與鄰家一老人典衣沽酒時自豪焉所著者
有寒松集傳于世

焦太史竑寒松齋存稿序曰鄉先生顧英玉詩若
千篇其子博士君巒集爲六卷而屬余序之余自
束髮遊鄉校則聞霍呂兩公在南京詢鄉薦紳廉
直有聲者禮于其廬得赤貧者數人取廢廟院田
資之悉拒不受公其一也夫人當仕進時或矯而
爲廉至解組而歸功名無所企于前而困窮有所

驅于後因改悔于末路者多矣諸君子乃能老而
彌勵如此豈不爲甚難哉公與李公重爲臬副邵
公清爲御史姚公隆盧公璧典名郡皆敝衣含糗
屹不爲非義所動蓋南都重名檢薄利祿流風漸
泊所從來矣而公又能以文學潤身大篇短章流
傳人間與其兄司寇公並轡而馳何其盛也南界
之山川自岷江而下止于金陵扶輿清淑之氣蜿
蟠而鬱積意非一竹箭所能當者必有宗工秀人
恢奇瑰絕者出于其間矣然或志操文采互有短

長而獨公能兼得之豈非難之難者哉藉令能盡公之材其于振起頽風潤色大業何有而使之阨于讒以殉豈天之于人有不能兩授者歟抑公之取數也多雖窮亦其所固然者歟公之詩寓目寫心聲比字屬雖氣質渾渾不見刻畫而無一不中古法當時所相與賡和皆海內名流至今學者猶爭誦之不休然則讒邪媚嫉之人能困公之身而言之可貴卒莫得而揜也公歿去今五十年博士君手彙爲集令讀之者卽此以求公之高風餘烈也已

又嘉公之有後能傳其業而知公之世且益顯則是編也殆廉頑立懦之助而微獨爲藝林之嚆矢也
顧氏宗譜曰英玉公廷貴公長子生宏治己酉卒嘉靖癸丑年六十五子三密崇巒崇皆一子已皆不嗣巒字忞功號松山生嘉靖戊戌京庠生以才名著而屢舉不第乙未應貢司訓貴池乙巳陞諭浙之於潛未赴而致仕卒于萬厯丙午子二端祥鳳祥

故人人有集然勒于羣心共相傳賞者亦曾不數家蓋傳者不惟其詩惟其人而惟其人亦惟其詩是以難之英玉先生詩以真冰玉之人出鮮于冰玉之句且以真松風之筆寫其峻于松風之人以故見者即不能無心賞于其間第寒松齋集今日如秘寶不易睹吁後生小子不見其人猶思見其詩今也詩與人遐其若之何

陵

青岩路氏曰英玉先生三子其永傳者松山先生

一支紹軾丁太史言之往金鄉名世之士三人顧

憲副橫涇陳翰講石亭沈侍御韓峯三君子矯矯

出羣余不及見為恨乃憲副子松山翰講孫印麓

侍御子鳳岡三先生後先以廣文洩吾土生平不

見三君子乃得盡交三君子之後人豈非幸歟而

松山顧先生尤為飲人以醇云蓋松山先生當世

長者不惟不失其門範且世其家學代以詩名當

世先生之子端祥端祥二子曰夢清曰夢游夢游

字與治善行楷尤工詩一時推重之

顧端祥

顧通府端祥字孝直橫涇先生之孫也世其家學風雅不衰而清操不減以貢授汝甯府通判潔已慎事剛方自處嘗署府篆一切錢糧餘羨分毫不染悉備穀以貯倉次年大荒賑藉以舉遠近推之而意與時違未久返其初服既還里下一惟嘯咏以自舒懷嘗用宋李南金詩典狂買顛之語反其意而和之同時士夫多賡咏者太初顧先生占贈之曰百尺樓成解綬年千峯雲樹一江烟醉傾十

慎
悉

斛金陵酒好是清狂好是顛楚楚蜉蝣共百年誰將簪笏易風烟蠅頭蝸角紛朝市幾解清狂幾解顛燕去鴻來年復年荆扉不改舊風烟支持伏臘雖無計肯典清狂肯買顛臭味風雲憶往年竭來同臥綠蘿烟無他長物從君乞一半清狂一半顛卽此而公之風格可思矣公善詩詩喜著述年七十猶旦暮手一卷勿釋也子夢游字與治早年亦卽以詩賦文字名于時青岩路氏曰萬泰之交啟禎之際顧宗人文尤居

盛會祥夢善三輩名列京庠者三二十人不脫而
孝直先生風采文章笑談氣節更擅白眉之譽一
時士林咸推重之然嘯歌慷慨多不合意當世之
處觀其歸來典狂買顛之寄歎則不盡其用之感
概可見矣

青岩路氏曰余生也晚不及見嘉隆之盛莫論宏
正之初然卽所知萬泰之餘啟禎之末風氣要之
不俗士大夫豈盡得意于世哉然而青衿之子衣
冠之後以至寒峻之夫胸有所懷輒彼此咏歌以

明志望有所期必旦夕披論以見誠蓋未嘗置天
下事全不問而悶悶仔肩牛馬其間縱或有之猥
所不屑乃時猶誚之曰不肖不肖者言不肖于嘉
隆不肖于宏正也顧今論之此不肖已升爲上古
然則石亭東橋一輩往之前後扶翼金陵之風氣
者其人不重可念哉

顧紳

顧隱君紳字廷用仲實公之季子生天順甲申卒
宏治庚申得年止三十七子二長曰塘次日玠並

以才著

青岩路氏曰公歲未逮三兄而雲初之裔一同百世之下觀者固當歿壽不貳矣況公在當日歲三十七年已逮壯不爲甚少想其時志意亦必有所自見但譜未詳其所業所謂修身以俟者後世莫識其何如耳第據其有後卽可以識其能前亦正不在詳也

顧瑋

顧徵君瑋字名玉號曰桐庄仲實公季子紳之長

旌

子也生成化丙午少而倜儻英亮劬書勤勤家世學旣而廷用公卒公年甫十五少孤思所以自起家遂長于計然之道平心善交以德生殖琬焉如志竟成甲富嘉靖己亥因兄尙書公督修顯陵遇例膺八品散秩受冠服年七十又七乃卒而配高至年九十又三子一嵩女一適禮部主客司郎中李逢陽

青岩路氏曰李逢陽李維明先生也先生吾鄉第一流人物以正學正人公祀鄉賢馨聞百世第諸

傳不詳其世系嘗歎莫考茲觀顧譜僅得知其爲顧之門婿云公少清貧聰敏力學桐庄公夙知人見而識之館甥之別室歲供其讀書而又每日賚青趺百片納其袖以備其閒使李公早成進士文章行誼擅重一時者桐庄公早年適助之學也愚以爲吾鄉先哲若雪岩沈公之知司馬公泰石交吳公之矩周公金金公清佳聞匪一但知功名之器易知道德之器難桐庄公之知李公可謂難矣吁桐庄公明以知人孝以克家仁以啓後偉矣哉

知

甲申春正人日因詢李翰峯先生事顧子式芥舉其先桐庄公芳園雅會頁子以示後有翰峯詩跋錄之因並錄其事概大畧以識先賢家庭韻况卷端東橋公手敘曰夫兄弟人倫之大自父子分也可不重乎其見于詩甚悉棠棣喻其親墳篋喻其和鶴鴿喻其義是其居常和樂以及死生急難之情固非他人可比而同也古人名能友愛者百世之下讀其書傳其事儼然增彝倫之重至如雅文之徒則靈運池草太白春園又皆形諸咏賦敦同

非車

氣之好頌而歌也至今使人興懷嗚呼可多得哉
吾家自祖父以來以孝友重于鄉至吾昆弟羣從
不減十餘輩雖仕隱靡齊豐嗇有間因心漸教斯
義咸篤余前解組家居歲時宴樂殊愜本情自戊
戌召起撫楚繼奉山林之役不得同者四年矣六
弟名玉晚肆園池之興益崇家範每花時具酒集
兄弟爲會子姓亦與焉諸能文者輒賦一詩紀事
彙爲巨冊寄來承天邀余補作是冊也修先德謂
之孝親同氣謂之弟愛景光謂之達樂文執謂之

雅有弟如此可以訓子孫世世矣不亦樂且慰乎
遂和三韻而倡詠菊一首寄還俾諸弟及子姪共
和之時嘉靖辛丑秋九月九日也桐庄芳園雅興
詩爲賞牡丹賞芍藥賞池蓮倡詠者谿亭琬次韻
者南墅口橫涇瓌蓉江玠杞原巖少峯峙虛樓岑
七言律人各三首書在卷詩翰交見其長谿亭琬
之詩曰老我投閒那惜醉醉中揮筆寫新篇橫涇
瓌之詩曰衰年共惜連枝會勝日還邀秉燭歡莫
笑吾廬無地種儘容羣從往來看識快也東橋璘

之詩曰傳道弟兄遊賞樂不勝歸興繞芳叢又曰
家藏異美休充貢座接連枝稱合歡明歲紗籠須
愛護老人歸去好同看識此快之宜共也東橋次
韻三以九月九日寄還故別寄賞菊古詩一首衆
因補和賞菊一首而古律惟意其後翰峯李逢陽
又總和之詩曰憶昨芳園會未殘花王先試九還
丹賡酬嘉誦三章調香艷應爲百寶闌自有松膠
供笑語何妨棠棣恣追歡可歎朱紱消沈後誰共
春風幾度看錦亭移向此園中七寶花開分外紅

人立嘉名稱近侍天留奇品對薰風解圍自惜驚
詩障醫國當年重藥籠前日賞緣誰共續翩翩佳
詠在芳叢亭亭玉立小盆蓮不與羣芳強鬪妍並
蒂喜傳吳苑種長馨堪擬廣州田碧筒酒泛消雄
日緣樹鶯啼接遠天勝會卽今難再得縹緗空賦
采菱篇莫恨衰秋老圃荒東籬報道幾枝黃開時
祇見花含露老去何知節傲霜桃李任教分麗色
蕙蘭應許共幽芳主人多少鴿原意今日歡歌夜
未央跋曰外舅桐庄翁以芳園雅會冊見示蓋尙

書東橋公憲副橫涇公暨諸昆子姪所賦詠也今二公既逝而諸昆子姪亦各聚散不常求睹昔日之會了不可得余乃倚歌賡和用以誌感云歲已未夏日壻翰峯李逢暘維明氏識

青岩路氏曰富而韻卽此頁子桐庄之風固可尙已吁不惟孝友同時兄弟五六人子姪六七人俱能詩門內之樂何等哉今息園以東比屋而居者皆顧宗而桐庄一支尤多門云當日息園之外別有桐庄芳園兄弟兩園之韻蓋取韻不同而意有

並美者焉

顧玠

顧學正玠字秉玉廷用公次子桐庄塘之弟也號曰蓉江生宏正辛酉嘉靖乙亥爲應天府陰陽學正公少穎異長而博諳衆學通于世用善書草書作懷素體清瘦而質勁詩春容可詠亦不甚讓兄弟之間作者芳園雅會其諸昆從賞花賦詩頁子蓉江詩字俱在足見一斑賞牡丹蝶粉蜂黃春事殘名花濃絕透新丹洛陽巧對千章石上苑雕粧

願

百寶闌竇氏靈椿曾未老謝庭池草正堪歡顧教
地主多調護留待年年醉眼看賞芍藥羣芳開滿
息園中粉萼纔含一捻紅移席數因貪晚照掛幡
端爲怯春風深防鹿入柴門鎖愛護蜂喧錦幃籠
莫道牡丹聞洛下品題同在畫欄叢賞池蓮長夏
炎蒸靡草乾盆蓮的歷屬奇觀高低出水施紅粉
顛側牽風舞翠盤五斗儘容吾輩醉閉門不許俗
人看輸他太液繁華景誰似芳園雅會歡又和東
橋寄賞菊花白帝持權柄干林草木黃采采東籬

倒

菊艷艷凌秋霜高低吐新萼紅紫皆持芳謝家靈
運兄追歡樂無央既解文字飲復能諳清商月出
扶醉歸銅鞮聽路傍

青岩路氏曰嘗歎超富貴而上之者詩也而詩評
恆藉富貴以日高評日進以益高則餘子不敢望
者多矣第其實不然夫陰陽學正之秉玉何詎不
如尙書之華玉憲副之英玉哉愚以爲詩若舜玉
琬秉玉玠亦聽其別爲顧氏之二玉焉可也

顧嵩

雲祥

顧典儀嵩字忭中桐庄公之子也生嘉靖己丑平生直樸不喜華薄而喜行施濟隆慶庚午遇例恩授楚府典儀享年八十有二而卒蓋仁壽君子也子二穀祥字孝有云祥字孝豐號曰龍田深于讀易而積學未酬其爲人以敦睦承先以義方訓子于親舊心口無欺始終如一蓋桐庄公之世澤至此積而彌深矣孝有子二夢相夢台夢相字與輔萬厯間京庠生以才敏聞孝豐子四傳者三長夢昭字與毀仲夢禧字與錫李夢遠字與復啟禎間

以次列京庠而與復學行聲尤重偉容觀盛壯之歲精神駿發朗然若玉山之照人先是年三十未逢崇禎丁丑改名吉士而登庠前五年崇禎癸酉其仲兄夢禧亦改名昌士乃登庠兄弟皆俟更名乃登庠抑亦奇事豈昆季名列亦應有前定者乎後雖終鮮一遇然三鳳一時相繼文學誼行鳴于當世晚年各撫子孫同登上壽伯仲季三人皆年八十兄弟比宅而居出入肩隨抵于白首昌吉之禎符可謂至矣夫天之所謂昌吉豈在科名哉

青岩路氏曰顧宗世家白下橋西余世居與之望
衡對宇累葉之交有文章未嘗不相訂有懷抱未
嘗不相知有閒暇未嘗不相問步明月以遣懷臨
清風而論心每言及先世未嘗不相流連而追慕
以故書之爲特詳云

青岩路氏曰顧宗四支並起光不相借以尙書公
天下之望顯而其實統於仲實原於阿弗阿弗之
爲源長矣哉仲實之濬流遠矣哉紋網縉紳四公
之各滙爲淵也盛矣哉據譜以四公之人才各還

諸四公而義彰彰已

許紳

許尙書紳南京人也以醫仕至工部尙書掌太醫
院事初公之掌事太醫院也當嘉靖中歲適上在
西苑逢宮人之變聖躬危甚生死在頃刻之間公
不得已用大黃桃仁紅花諸下血藥自云不效惟
立自盡而已藥用上忽作聲去紫血數升而愈公
以此遂加宮保而亦以驚憂得神魂不安之病數
月而卒

寐 卿

青岩路氏曰許尙書雖恩澤尙書然誓死以更生
聖天子于頃刻緩急莫措之時功固不細後之論
者不得以人畧其功卽不可不以其功而重存其
人故京以醫進而受爵銜者亦多然止于鴻臚太
僕諸列卿至尙書止許紳一人以太醫院判六品
小臣沒而得諡者止蔣恭靖公用文一人

按嘉靖二十一年冬上幸曹妃宮妃寢宮婢楊金
英等怨上共謀行弒俟上寢旣熟以組縊之而誤
爲死結謀不得卽遂方皇后中夜聞變曳裾馳至

爲解項扣上乃得蘇而病不能語

青岩路氏曰孝烈方皇后亦南京人嘗念金英之
變后稍緩一刻至上不救旣蘇用藥許御醫稍懷
一着疑上亦不救此一間者寔嘉靖後二十四五
年天下太平所係事殊不小而皆得之南京人躓
哉

帝里明代人文畧卷之五終

